

詩經通釋

李辰冬

我發現了吉甫是詩經的作者，三百篇也就是吉甫的自傳。這部「詩經通釋」就是按照吉甫生平將三百篇重新作一編排與解釋。吉甫的生平大體可分平陳與宋，西征玁狁，南征淮夷，出戍于謝，東征齊魯，婚姻前後，出仕于衛，以及最後逐放八個階段；我的次第就是按照這個八個階段分配的。這裡所發表的僅係平陳與宋前後的詩篇。當解釋這些詩篇的時候，我自己所守的原則是：

- 一、要避免漢儒的增字、增義解經；而一字、一辭、一句，都須求其直接的意義。
- 二、一字、一辭、一句之解釋，須與其他詩篇之同字、同辭、同句意義一致，以補救清儒以及現代經學家解經的不足。
- 三、每篇詩義，須從頭到尾連貫，使其前後一致，意義十分顯明。
- 四、詩經既是文學作品，文學是情感的表現，則解釋時，必須顯出每篇詩的情感背景。
- 五、詩篇中如有事跡可考者，必須與歷史事跡相符。
- 六、文學是用意象來表現，而意象是讓讀者能以看得到，聽得到，甚而嗅得到的形相。所以解詩時，不僅使讀者瞭解其意義，而更重要的是顯出其形相，如此，始可使詩篇有聲有色，生動感人，而知其為千古不朽的絕唱。

卷一 平陳與宋前後的詩篇

第一編 平陳與宋時的詩篇

一、擊鼓

擊鼓其鐙，（齊韓詩作鑿，音湯，）踴躍用兵。土國城漕，我獨南行。

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。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。

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。于以求之，于林之下。

死生契濶，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

于音叶，下于向。嗟濁兮，不我活兮！于嗟洵（韓詩作洵，音拘）兮，不我信兮！

【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】

一章：鐙、鼓聲。踴躍、歡躍。兵、兵器。用兵，即今語練武。踴躍用兵，就是歡躍地在練武。漕、衛邑，括地志：

「白馬故城，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」。又載：「衛南故城在今滑縣東六十里」。（引自朱右曾詩地理徵）土國城漕、即以土築漕城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鼓聲鏗鏘地在響，那是歡躍地在練武。正以土築漕城的時候，獨獨我被派到南邊。

二章：孫子仲、這個人物對詩經的瞭解上，極端重要。在「我怎樣發現吉甫是詩經的作者」一文裡，我僅知道孫是輩份，並不是姓孫。現在知道就是衛武公的第二個兒子惠孫。怎麼知道是惠孫呢？唐書卷七十三宰相世系表載：「孫氏出自姬姓。衛康叔八世孫武公，生公子惠孫，惠孫生耳，為衛上卿，食采於戚。生武仲乙，以王父字為氏。……世居汲郡」。汲郡就是現在河南省的汲縣，在周為衛地。泉水篇說的「思須與漕」，載馳篇說的「言至于漕」的漕，都是孫子仲的女兒所住的地方，漕與汲在周時都屬衛國，漕、也就是惠孫的封地。衛武公的長子是莊公揚，承繼國君，惠孫是次子，故稱子仲。陳、在今河南省淮陽縣，宣王初年的時候，他的君主是釐公。宋、在今河南省南邱縣，宣王初年的時候，他的君主是惠公。平陳與宋、宣王即位時，因厲王無道，天下大亂，諸侯不朝；宣王即位後，周召二公「輔之修政，法文武成康之遺風，諸侯復宗周」（周本紀語）。平陳與宋，就由於陳宋不朝。以、與。不我以歸、就是孫子仲回衛了，沒有讓作者一同回去。仲、充、古通。有仲、憂之甚貌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隨着孫子仲，去平定陳國與宋國。可是他回衛國了，不讓我一同回去，心裡憂愁的不得了！

三章：爰居爰處、斯干篇亦有此語，而此語在公劉篇則改為「于時處處，于時蘆旅」，由此可知「爰」即「于時」之意。「于時」即「於是」，也就是在這裡的意思。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、就是指孫子仲及他的女兒在這裡住，在這裡住，在這裡不見了他們的馬。其馬、當指孫子仲的馬，因為作者是隨孫子仲來到陳國的。林、即株林篇的株林；講到這篇時，就知道此中的關係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他們在這裡住，在這裡不見了他們的馬。往以求之，在株邑的林下找到了。

四章：死生契濶、孫奕示兒篇說：「契、合也。濶、離也。謂死生離合」。成說、即成言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生死離合，我們曾約定要在一起，我們會握着說：我們要白頭偕老。

五章：活、當讀為君子子役篇「曷其有佑」的佑。佑、會。承上「于嗟濶兮」，故下言「不我佑兮」。（馬瑞辰說。馬氏著有毛詩傳箋通釋，以後凡引馬氏說，均出自此）。洵、韓詩作覯，遠的意思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，就是吁嗟遠兮，不我相信兮。作者與女的曾有誓約要死生在一起，現在她突然不辭而別，故說「不我相信了」。五章的意思就是：現在離別了，不再與我相會了！現在她走了，不再相信我了！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一篇極端重要，它給我們打開了所有平陳與宋前後的一切詩篇。三百篇裡凡有陳國與宋國地名的詩篇，統統都由這首詩連貫到一起。茲一一連繫如下。

第一、作者是隨孫子仲去平陳與宋的，而孫子仲是男的，可是此詩的四、五兩章突然講到與女的偕老，與女的離別，非常值得注意。孫子仲回去衛國的時候，女的也跟着回去，這位女子一定與孫子仲有關係。我們就順着這條路線去找凡有陳國地名的詩篇，果然在東門之粉篇說：「東門之粉，宛丘之栩，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」。宛丘、據水經注說：「在陳城南道東」，孫子仲現在陳國，這個「子仲之子」，當係孫子仲的女兒。詩又說：「穀旦于逝，越以禮邁。視爾如晷，晤我握椒」，這是情人開玩笑的話，（其意義到解釋這首詩時，再為詳談。）足證孫子仲的女兒正在講戀愛。孫子仲既是衛武公的次子惠孫，自然姓姬，所以東門之池篇又說：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歌」，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語」，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」，更足證明作者所戀的就是孫子仲的女兒。這樣，使詩經裡凡有「東門」與「宛丘」的詩篇，如東門之粉、東門之池、東門之楊、出其東門、東門之墀以及宛丘等詩，通通都連貫起來了。

第二、詩言「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」，是孫子仲與他的女兒平陳時在陳國東門居住；現在再來找她的時候，突然不見了她的馬。可知作者是經常在外，不在陳城，他與愛人的相見，也是偶然的機會，使我們瞭然綢繆，野有蔓草兩篇詩的真正意義。

第三、孫子仲的女兒與作者是不辭而別，株林與大車兩詩正告訴我們他是怎樣找到了她，而她解釋所以不辭而別的緣故。

第四、詩言「擊鼓其鐺，踴躍用兵」，是說歡躍地在練武，而詩經裡有沒有在衛國練武的詩篇呢？果然有。就是簡兮、猗嗟、羔裘（鄭風）、清人、千旄、大叔于田、叔于田、盧令、淇奥、騶虞、兔置等篇。這些詩篇裡，不僅清人篇說的「清人在彭」，「清人在消」，「清人在軸」的彭、消、軸都是衛地，千旄篇說的「在浚之郊」的浚，淇奥篇說的「瞻彼淇奥」的淇也都是衛地。並且大叔于田篇說「獻于公所」，簡兮篇說「公言錫爵」，兔置篇說「公侯干城」，騶虞篇說「公之媚子，從公于狩」的公都是指衛公。此時衛公不是衛武公，而是釐侯。

第五、周人於出征或戰爭結束後都要祭告祖先的，而詩經裡有沒有在宋國鄰近的地方祭告祖先詩篇呢？有。就是定之方中、清廟、維天之命、武等篇。定之方中篇說：「定之方中，作于楚宮」，楚宮因楚丘而得名，楚丘在今山東曹縣楚丘亭。春秋地理考實引一統志說：「楚丘地在曹縣東南五十里」。方輿紀要（卷三十三）又說：「曹縣、東南至河南歸德府百二十里」，歸德府即宋都的商邱，是楚丘至商邱只有七十里。定星一名天廟，又名清廟，清廟篇「於穆清廟」的「清廟」，實為定星的另一名稱，並不是像後世解釋的清靜的廟宇。清廟篇就是平定宋國後的祭告文。定之方中篇說的「騶牡（牡之誤）三千」，就是此次戰爭的勝利品；騶篇就是歌頌這些勝利品的作品。

由於以上的五點啓示：一、「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」；二、「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」；三、「于以求之，于林之下」

；四、「擊鼓其鐘，隨躍用兵」；以及五、戰爭時的祭祀，不僅使我們切實瞭解了五六十篇詩義，而且它們之間的關係，也都自然而然地顯現了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擊鼓、怨州吁也。衛州吁用兵暴亂，使公孫文仲將，而平陳與宋，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」。毛傳引隱公四年左傳注說：「宋殤公之即位也，公子馮出奔鄭，鄭人欲納之。及衛州吁立，將修先君之怨於鄭，而求寵於諸侯，以和其民。使告於宋曰：『君若伐鄭，以除君害，君為主，敝邑以賦，與陳蔡從，則衛之願也。』宋人許之，於是陳蔡方睦於衛。故宋公、陳侯、蔡人、衛人伐鄭」。這明明是伐鄭，與平陳與宋有什麼關係？而且州吁是在求宋之助，甚而說「君為主，敝邑以賦」，情願稱臣以求助於宋，怎能說是「平陳與宋」呢？再者，陳國也是伐人的人，怎麼變成被平的呢？詩與所引史事風馬牛不相及，而人們相信了兩千年，也是一件怪事！朱熹對此就有了懷疑，然也不敢斷定，只有說「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，宋衛陳蔡伐鄭之事，恐或然也」。

姚際恒在他的詩經通論（以後凡引姚氏說，均出自此）批評毛序、鄭箋說：「按此事與經不合者六：當時以伐鄭爲主，經何以不言陳、宋？一也。又衛本要宋伐鄭，而陳蔡亦以睦衛而助之，何以陳、宋並言，主客無分？二也。且何以但言陳而遺蔡？三也。未有同陳、宋伐鄭而謂之「平陳與宋」者。平者，因其亂而平之，即伐也。若是乃伐陳、宋矣？四也。隱四年夏，衛伐鄭，左傳云：「圍其東門，五日而還」，可謂至速矣，經何以云「不我以歸」，及爲此居、處喪馬之辭，與死生莫保（契濶、他誤解爲莫保）之嘆乎，絕不相類？五也。閔二年，衛懿公爲狄所滅，宋立戴公以廬于曹。（同漕）其後傳十二年左傳曰：「諸侯城衛楚丘之郭」。定之方中詩，文公始徙楚丘，升廬望楚。毛鄭謂升漕墟，望楚丘。楚丘與漕不遠，皆在河南。夫左傳曰「廬」者，野處也，其非城明矣。州吁之時，不獨漕未滅，即楚丘亦未城，安得有「城漕」之語乎？六也。鄭氏屈經以就已說，種種不合如此，而千餘年以來，人亦必知其不合，直是無可奈何，只得且依他說耳。無怪乎季明德求其說而不得，又以左傳爲誤也」。姚際恒是面對詩經來解詩經，所以他發現了毛傳、鄭箋的錯誤。可是他也不得其解，於是又誤以「此乃衛穆公背漕丘之盟救陳，爲宋所伐，平陳宋之難，數興軍旅，其下怨之而作此詩」。救陳，怎能說是「平陳」呢？也是「無可奈何」之中猜想而已！

傅斯年先生在他的詩經講義稿（以後凡提傅先生說，除另有標明外，均指此稿。）說：「擊鼓、丈夫行役於外念及室家，思其舊盟，而爲哀歌」。有點像，而實際不是。聞一多在風詩類鈔（以後凡引聞氏說，除另有標明外，均指此）說：「戍士思歸也」。他的認識又進了一步，而實際仍然不對。

二、東門之紛

東門之粉音芳，宛丘之樹音許。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。

穀旦于差音叙，南方之原。不續其麻，市音沛也婆娑。

穀旦于逝，越以音宗邁。視音宗邁如收通求，音求，貽我握椒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東門、此詩的宛丘既在陳國，則東門當係陳國的東門。再從東門之墀篇說的「東門之栗，有踐家室。豈不爾思？子不我即」看來，知道孫子仲的女兒在陳國時就住在陳國東門。粉、白榆。樹、櫟樹。子仲之子、就是孫子仲的女兒。婆娑、舞貌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東門的粉樹下，宛丘的櫟樹下，子仲的女兒，不停地在那裡起舞。

二章：穀旦、吉日，這裡作好日子講。差、擇。穀旦于差、就是約定個好日子。南方之原、原為高平之地。水經注說：「宛丘在陳城南道東」，是此南方之原，即指宛丘。續、接。說文段註：「凡麻葉先分其莖與皮曰朮。晰其皮如絲而燃之，而對之，而續之，而後為縷是曰續，亦曰緝」。不續其麻、就是不去接她的麻。市，古通沛。沛、急貌。（此狀其舞之急速。屈萬里先生詩經釋義說。以後凡提屈先生說，均指此書。）二章的意思就是：約定了一個好日子，到了城南的宛丘。也不接她的麻了，急速地在起舞。

三章：越以、予以。駸邁、同往。穀旦于逝，越以駸邁、就是在約好日子去的時候，我們是一同去的。萊、椒結實成萊。爾雅釋木：「椒檳醜萊」，李注：「萊、實也」。萊、今語叫做唧嚙。貽、給。握椒、一握花椒。椒類多子，古人常用以比女子（聞一多說）。視爾如茲，貽我握椒、就是我看你像花椒的唧嚙，你給我一握花椒子吧！這是開女的玩笑，就是給你生一大堆兒子吧！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在約好日子的時候，我們一同前往。我看你像花椒的唧嚙，你給我一握花椒子吧！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是一首戀愛詩，而且是在陳國發生的戀愛詩，因此，使我們有幾點認識：

第一、詩言「東門之粉，宛丘之樹，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」，宛丘在陳國，這首詩是在陳國寫的，毫無問題。從擊鼓篇，我們知道作者是隨孫子仲平陳與宋而來到陳國的，作者所戀愛的女郎既與孫子仲有關係，那末，這裡的「子仲之子」，不能不使我們相信就是孫子仲的女兒。因為她是孫子仲的女兒，所以作者就稱她仲氏。燕燕篇的「仲氏任只」，何人斯篇的「仲氏吹篴」的「仲氏」與將仲子篇的「仲可懷也」的「仲」都是她。講到這些篇時，就知此中的關係。

第二、詩言「穀旦于差，南方之原。不續其麻，市也婆娑」，可知這個女孩子還是一位天真無邪，一天到晚只知玩樂的少女。

(22)

第三、詩言「視爾如莪，貽我握椒」，這是開女的玩笑。然這個玩笑不是普通的玩笑，一定要與這位女郎相當熟識，並且有愛情的成分存在後，才能開這樣的玩笑。他們是從衛國來到陳國，在未與陳國以前他們就在相戀了，這樣，又使我們將在衛國時的愛情詩篇與這些詩篇連接到一起。

有此三點認識，將來講到其他愛情詩篇時，就有了根據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東門之粉、疾亂也。幽公淫荒，風化之所行，男女棄其舊業，亟會於道路，歌舞於市井爾」。朱熹比較面對詩篇本義，他說：「此男女聚會歌舞，而賦其事以相樂也」。雖較空泛，然在不能瞭解這首詩的真正意義之下，也只有如此解說。姚際恒說：「何玄子謂『陳風巫、現盛行』，似近之。蓋以舊傳大姬好巫，而陳俗化之。婆娑、舞貌，巫者必舞也」。然而巫舞與「視爾如莪，貽我握椒」有什麼關係呢？姚氏也是在猜想。

三、椒 聊

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升。彼其晉記，下同之子，碩大無朋。椒聊且，遠條且！

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升。彼其之子，碩大且篤。椒聊且，遠條且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聊，草木實聚生成叢，古語叫聊，今語叫唧唧（聞一多說）。椒聊之實，就是一唧唧的花椒子兒。蕃衍、藥衍。彼其之子，左傳襄二十七年引作「彼己之子」，意思就是那位我的人兒。詩經裡用「彼其之子」的共有五篇，就是楊之水（王風）、燕燕（鄭風）、汾沮洳、候人與此詩。這五首詩的「彼其之子」雖有男女之別，然都作那位我的人兒解是一樣的。碩大無朋，就是個子大得無比。遠、長。條、枝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一唧唧的花椒子兒，繁衍得可有一升。那位我的人兒，個子大得無比。一唧唧的花椒呀，枝子生得長又長呀！

二章：菊通聊。篤、篤實。碩大且篤，就是個子大得篤篤實實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一唧唧的花椒子兒，繁衍得可有一掬。那位我的人兒，個子大得篤篤實實。一唧唧的花椒呀，枝子生得長又長呀！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也是一首情歌，而且也是一首向女的開玩笑的情歌。從「椒聊」一詞，可知它與東門之粉的關係。我們在「我怎樣發現吉甫是詩經的作者」裡曾說：「詩經裡凡是同一單字、同一成語、同一詩句，它們的意義都是一樣的，而且它們所表現的往往是同一的情感，同一的事實」，在此得一證明。這條原則使我們連繫了許許多多詩篇，從以下三百篇的連繫裡，

就可看出這個原則要發生着多大的作用。東門之粉篇說「視爾如莪（萊）」，萊也是哪嚙，所以說她像萊的，由於個子大的緣故。我們還有一個證據，知道這一篇裡的女郎就是作者的戀人。這首詩說：「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」，澤陂篇也說：「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卷」，車鞶篇又說：「辰被碩女，令德來教」，可知這個女孩子的個子長得很高大。我們在聯繫一個人物的時候，要注意這個人物的特徵；如果把這些特徵能連貫起來，就知道是不是一個人物了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椒聊、刺晉昭公也。君子見沃之盛彊，能修其政，知其蕃衍盛大，子孫將有晉國焉」。這種解說，與詩義有什麼關係呢？屈萬里先生說：「詩序亦以爲刺昭公分國封沃之事，恐非是」。他所懷疑的甚是。朱熹說：「不知其所指」。聞一多說：「椒聊喻多子，欣婦人之宜子也」。意義接近了，然不全對，因爲這時女的還不是「婦人」。

四、宛丘

子之湯兮，宛丘之上兮。洵兮有情人兮，而無望兮！

坎其擊鼓，宛丘之下。無冬無夏，值其鸞羽。

坎其擊缶，宛丘之道。無冬無夏，值其鸞翻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湯即蕩之假借，游蕩的意思。這裡的宛丘，與東門之粉「宛丘之粉」的宛丘是一地。洵、信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她是在游蕩呀，在宛丘之上呀。我們誠然地有情感，然而沒有希望呀！

二章：坎、聲。值、執。鸞羽、鸞鳥的羽毛。詩經裡提到鸞羽的還有兩篇，就是振鸞與有駉。這兩篇裡都提到舞，足證鸞羽與舞有關。同時，這兩篇詩都與戰爭有關，是鸞羽在武舞中所用。值其鸞羽，是在學習武舞。孫子仲在陳國作戰，他的女兒學習武舞，是極自然的事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在宛丘的下邊，坎坎地擊着鼓。不分冬，也不分夏，拿着她的鸞羽在跳舞。

三章：缶、瓦器。宛丘之道、宛丘在陳城南道東，這句詩的意思，就是在宛丘城南的路邊上。翻是翳，舞者用以指麾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在宛丘城南的路旁，坎坎地擊她的瓦器。也不分冬，也不分夏，拿着她的鸞翻在舞蹈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是一首情歌。由這首歌可使我們知道幾點事實：

第一、這首詩的地點，如同東門之粉篇，也是在陳國的宛丘。

第二、詩言「無冬無夏，值其鸞羽」，「無冬無夏，值其鸞羽」，與東門之粉黛的「穀旦于差，南方之原。不續其麻，市也婆娑」一樣，也是一位天真無邪，只知玩樂的少女在舞蹈。

第三、「洵有情兮，而無望兮」，誠然地有情感，然而沒有希望，使我們知道他們的相愛很有困難；這種困難，到解釋衛門，將仲子等詩時就可知道其中的原因。

第四、從「值其鸞羽」的「翻」字，使我們瞭解君子陽陽篇的意義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宛丘、刺幽公也。淫荒昏亂，游蕩無度焉」。姚際恒說：「小序講刺幽公，恐『子』字未妥」。詩經中沒有稱君為子的。且幽公無冬無夏在路邊上擊鼓、擊缶，也太不成體統。雖淫荒昏亂，也不至於到這種程度。朱熹說：「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，故叙其事以刺之」。他已看出子不是幽公了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形容舞者之辭」，意義雖空泛，接近詩義多了。

五、君子陽陽

君子陽陽，左執黃通皇，右招我由房。其樂只且！

君子陶陶，左執翾，右招我由敖。其樂只且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陽陽、通作揚揚，快樂之狀（馬瑞辰說）。左、左手。黃、皇之假值。皇、一名翾，舞師拿着的一把五采羽毛，跳舞時自己蓋在頭上，藉以裝扮鳥形（聞一多說）。首章「左執黃」，二章「左執翾」，為連類對舉語法，翾既為鸞羽，則黃不應為另一意義的笙，故應為皇。房、房中，舞曲名。由、從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揚揚得意的君子，左手拿着鸞羽，右手牽着我跳着房中舞。真是快樂無窮呀！

二章：陶陶、和樂貌。敖、鸞夏，也是舞曲（聞一多說）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和樂陶陶的君子，左手拿着鸞羽，右手牽着我跳着鸞夏舞，真是快樂無窮呀！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又是一首情歌，是用共舞來表現他們的相愛。由一「翻」字，使它與宛丘篇連在一起。兩篇的氣氛是多末相同，不能不使我們相信它們的關係。我們連繫詩篇時，注意幾個特點，就是地點、時間、人物、事件、情感，如果這五點通通一致了，自然是一人一時之作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君子陽陽，閔周也。君子遭亂，相招爲祿仕，全身遠害而已」。朱熹說：「此詩疑亦前篇（指君子于役篇）婦人所作。蓋其夫既歸，不以行役爲勞，而安於貧賤以自樂，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，皆可謂賢矣。豈非先王之澤哉！」姚際恒批評上兩說說：「大序謂『君子遭亂，相招爲祿仕』，此據『招』之一字爲說，臆測也。集傳謂『疑亦前篇婦人所作』，此據『房』之一字爲說，更鄙而稚。大抵樂必用詩，故作樂者亦作詩以摹寫之；然其人其事不可考矣」，批評的甚是。

六、東方之日

東方之日兮，彼姝者子，在我室兮。在我室兮，履我即兮。

東方之月兮，彼姝者子，在我闥兮。在我闥兮，履我發兮。

「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」

一章：日、喻美女；東方之日、就是喻美女的來到。美女的來到，現代人還說「太陽出來了」。姝、方言：「齊魏燕代之間，謂好曰姝」。吉甫是衛國人，正在燕代之間。履、踐。即、跡之同音假借。履我即兮、就是跟着我的腳步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東方的太陽出來了，那位漂亮的姑娘，來到我的房裡，跟着我的腳步。

二章：月、也是喻美女。闥、門內。廣雅：「發、舉也」。舉足爲行，也是跡的意思，故馬瑞辰認爲是跋之假借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東方的月亮出來了，那位漂亮的姑娘，來到我的門內。來到的門內，跟着我的步法。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從「履我即（跡）兮」，「履我發（跋）兮」來看，不成問題是表現舞蹈的詩。再從君子陽陽篇說的「左執簧，右招我由房」，「左執翫，右招我由放」來看，這兩首詩，寫的是一回事，毫無問題。君子陽陽篇是用女的口氣來講，此詩是用男的口氣，而地點都在男的家裡，所以男的高興說：東方的太陽出來了，東方的月亮出來了。這兩首詩擺在一起，不僅兩首詩的意義都顯現出來，而且兩首詩的情感與氣氛也都躍然紙上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東方之日、刺衰也。君臣失道，男女淫奔，不能以禮化也」。姚際恒說：「小序謂刺衰，孔氏謂刺哀公，僞傳、說、謂刺莊公，何玄子謂刺襄公，說詩者果可以群遠臆見如是乎？」屈萬里先生說：「此情歌之類」，甚是。

七、東門之池

(26)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麻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歌。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紵。音亨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語。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菅。音間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東門之池，水經潁水注：「陳城之東門內有池，池水東西七十步，南北八十許步。水至清潔，而不耗竭，不生魚草。水中有故台處，詩所謂『東門之池』也」。元和郡縣志：「陳州東門池在州城東門內道南。詩陳風『東門之池，可以漚麻』，即此也」。漚，漬。淑，貞淑。姬，在解釋擊鼓篇時，我們曾說孫子仲就是衛武公的次子惠孫，他的女兒自然姓姬。晤、對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東門裡的池子，可以漚麻。那位美麗貞淑的姬家小姐，可以與她在那裡對歌。

二章：紵、芋麻。語、周禮大司樂稱樂語說：「以樂語教國子：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」，可知言、語都屬樂語，與歌同類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東門裡的池子，可以漚芋。那位美麗貞淑的姬家小姐，可以與她在那裡對語。

三章：菅、草名，似茅而華澤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東門裡的池子，可以漚菅。那位美麗貞淑的姬家小姐，可與她在那裡對言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又是一首情歌，而地點也在陳國。由此，我們更可知擊鼓篇的孫子仲，就是衛武公的第二個兒子惠孫，是他的女兒在與作者戀愛。吉甫是一位普通的武士，而孫子仲是貴族，可知宛丘篇所以說「洵有情兮，而無望兮」的緣故了。等講到衛門篇時，這種情形就可整個瞭然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東門之池，刺時也。疾其君之淫昏，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」。這種解說，與詩義有什麼關係呢？朱熹說：「此亦男女會遇之辭。蓋因其會遇之地，所見之物以起興也」。他是面對詩義，所以他的解釋與詩義極近。

八、澤 陂

彼澤之陂。音坡，有蒲與荷。有美一人，傷如之何！寤寐無爲，涕泗滂沱。

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蘭。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卷。音權。寤寐無爲，中心悄悄。音娟。

彼澤之陂，有蒲菡。音函。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儼。（韓詩作嬌，音焉）寤寐無爲，輾轉伏枕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澤、水池。陂、隄岸。蒲、菖蒲，多年生草，生於水邊，大者長三、四尺，花小，色淡黃，氣味香烈。詩經中「寤寐」連用的，共有四篇：就關雎、終風、考槃與此詩。凡言寐都作睡解，如《風·興·夜寐》，《兔爰》篇的「尚寐無訛」，「尚寐無覺」，「尚寐無聰」。凡言寤都作夢解，如下泉篇的「慨我寤嘆」。如此講來，寤寐、就是睡裡夢裡。涕、眼淚。泗、鼻液。滂沱、本是小水池，此處形容眼淚鼻涕之多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那個水池的坡坡上，長着菖蒲與荷花。一位美麗的人兒，正在傷心的不得了。她睡裡夢裡都是鼻一把淚一把地在難過！

二章：簡、蘭。卷、釋文：「本又作嬌」；廣雅：「嬌、好也」。惓惓、憂思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那個水池的陂陂上，長着菖蒲與蘭花。一位美麗的人兒，個子長得大而且美。她睡裡夢裡，心裡都不快樂。

三章：菡萏、荷花。儼、韓詩作嬌；玉篇：「嬌、又魚檢切」，正與儼聲近而義通。太平御覽引韓詩薛君章句，以嬌為重頤，重頤即現在說的酒窩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那個水池的陂陂上，長着菖蒲與荷花。一位美麗的人兒，大個子還有個酒窩兒。她翻來復去地做夢睡不着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從「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儼」，「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儼」，自然使我們想到椒聊篇所說的：「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」，「彼其之子，碩大且儼」。兩篇詩所指的是一個人，當無問題。又從「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荷」，「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荷」，「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荷」的「澤」，又使我們想到東門之池。不過這首詩，是寫他們的鬧彆扭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澤陂、刺時也。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，男女相說，憂思感傷焉」。朱熹說：「此詩大旨，與月出相類」，而他在月出篇說：「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」。姚際恒批評他們說：「序謂『刺時，男女相悅』，集傳謂『與月出相類』，但詩云『傷如之何』，云『涕泗滂沱』，荷男女相念，奚至于此？是必傷逝之作。或謂傷逝治之見殺，則與意不合。未詳此詩之旨也」。實際上，這是一對戀人在鬧彆扭時的詩。

九、東門之楊

東門之楊，其葉牂牁。昏以為期，明星煌煌。

東門之楊，其葉肺肺。昏以為期，明星晢晢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東門、陳國的東門。楊、白楊。牂牁、將將之假借；爾雅、方言都說：「將、大也」。期、期限，與采芣篇「五

(28)

日爲期」的「期」同義。昏以爲期，就是本來說是黃昏的時候。明星、啓明星（馬瑞辰有證明）。煌煌、明貌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東門的白楊，它的葉子大噉噉。本來說是黃昏的時候，現在啓明星已經出來啦！

二章：肺肺與芾芾同義，茂盛貌。皙皙、明貌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東門的白楊，它的葉子滿滿的。本來說是黃昏的時候，現在啓明星已經發亮啦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單獨來看這篇詩，絕對無法瞭解。假如把它與有關的詩篇連在一起，就可知道它的真正意義了。東門、我們知道孫子仲平陳與宋的時候，住在陳城的東門，他的女兒也住在這兒。這個地點很重要。在解釋擊鼓篇「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」的時候，我們曾說作者是出征在外，並不住在陳城。作者的戀人是孫子仲的女兒，行軍的時間她當然曉得，換言之，就是軍隊什麼時候來到陳城她是曉得的。詩謂「昏以爲期」的，就是指軍隊要在黃昏的時候開到，可是到了啓明星出來還沒有到。後來隊伍果然到了，怎麼知道呢？這就與綢繆、野有蔓草兩篇有關係。綢繆篇說「三星在天」，「三星在隅」，「三星在戶」，三星就是參星，參星也就是啓明星。這三句詩是表明時間，與東門之楊篇的時間正合。下邊又說「今夕何夕？見此良人！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！」良人、我們在「釋詩經中的士」裡曾解爲良士，亦即武士的意思。首章的詩義就是：今晚是什麼晚上呀，看到了這位良士；可歎呀可嘆，看到了良士又該怎麼樣呢！因爲他們馬上又要離別。二章說：「今夕何夕？見此邂逅。子兮子兮，如此邂逅何！」就是今晚是什麼晚上呀，見到了不期而遇的人；可歎呀可嘆，不期而遇又該怎麼樣呢！三章說：「今夕何夕？見此祭者。子兮子兮，如此祭者何！」就是今晚是什麼晚上呀，見到了這位美男子；可歎呀可歎，見到了美男子又該怎麼樣呢！這是以女的口氣來寫不期而遇到時的慨歎。

野有蔓草的首章說：「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！」早上是露水正濃的時候，所以說「零露漙漙」，與東門之楊，綢繆兩詩的時間相同。「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」，是講一位女的來接他。所以下邊就講不期而遇，正合了我的心願。二章說：「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。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臧」。也是講不期而遇的情形。

把這三篇詩連貫起來，就知道女的知道軍隊要在這天晚上經過陳城的東門，於是她就就在東門的楊樹下等候。誰知等了一夜，等到明星出來，還沒來到。後來終於來到，看到了自己的愛人，然而馬上又要離別，所以一方面高興，一方面又慨歎。在男的這一方面來說，他們是不期而遇，正是他所願望的，所以兩個一見面就趕快藏起來，好去談情說愛。如此解釋，三篇詩的意義都顯出來了，而且也顯出這些詩的美妙來。由此可知，詩篇連繫，對於瞭解詩篇的重要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東門之楊，刺時也。婚姻失時，男女多違，親迎、女猶有不至者也」。鄭箋解釋說：「親迎之禮以昏時，女留他色，不肯時行，乃至大星煌煌然」。毛序是在「昏以為期」上作臆測。朱熹說：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，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」。單單從東門之楊一篇來看，朱說是對的。

十、綱 繆

綱繆東薪，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，見此良人！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！

綱繆東芻，三星在隅。今夕何夕，見此邂逅！子兮子兮，如此邂逅何？

綱繆東楚，三星在戶。今夕何夕，見此祭者！子兮子兮，如此祭者何？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綱繆、纏綿。東薪、東着的柴草。三星、參星，亦即啟明星。良人、就是良士，我在「釋詩經中的士」裡有詳細的解說。子、嗟之假借；說文：「嗟、嗟也」。子兮子兮、嗟嗟的聲音。（王引之說。王氏有經義述聞，以後凡言王引之說，均指此書。）如、與。如此良人何、即與此良士該怎樣呢？歎息的意思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纏綿的東薪，參星在天。這是怎麼好的一個晚上呀，看到了這位良士！可歎呀可歎，看到了這位良士又該怎樣呢！

二章：芻、乾草。隅、天之東南隅。邂逅、不期而遇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纏綿的東芻，參星到了東南方，這是怎麼好的一個晚上呀，看到了不期而遇的人。可歎呀可歎，看到了不期而遇的人又該怎樣呢！

三章：楚有草木二種，此詩之楚為草名（聞一多說）。戶、門戶。祭、美，此處指美男子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纏綿的東楚，參星已經到了門前。這是怎麼好的一個晚上呀，看到了這位美男子。可歎呀可歎，看到了這位美男子又該怎樣呢！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把東門之楊與此詩連接着來看，就發現它們是怎樣地密切相關。東門之楊是寫一位女子在等男的，可是等到啟明星出來還沒有來到。這首詩是寫男的終於在啟明星出來後來到了，她是怎樣的高興；但於高興之下，男的就離別，又是怎樣地失望。加以我們知道良人的身份就是武士，他的來去匆匆，而使這兩首詩的情感背景，整個地顯現出來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綱繆、刺晉亂也。國亂，則婚姻不得其時焉」。詩篇的本身那裡有一點「婚姻不得其時」的意味呢？前人解良人為丈夫，「見此良人」，則已經見到了丈夫，怎麼還能說「婚姻不得其時」呢？朱熹說：「國亂民貧，男女有失其

(30)

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，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辭曰：方綢繆以束薪也，而仰見三星之在天，今夕不知其何夕也，而忽見良人之在此。既又自謂曰：子兮子兮，其將奈此良人何哉？喜之甚而自慶之辭也。他把詩解釋得四零五散；假如詩真是這種意思的話，也不得稱為好詩。

十一、野有蔓草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。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臧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蔓、曼之假借；曼、長也（馬瑞辰說）。零、落。漙、盛多。猗猗篇的首章說「美目清兮」，三章合而言之說「清揚婉兮」，是清揚皆指目美。婉為晚之假借；晚、大目貌。清揚婉兮，就是大眼睛長得很漂亮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野地裡長着茂盛的草，漙漙的露水在葉上。一位美麗的人兒，大眼睛長得很漂亮。不期而能遇到，正合了我的願望。

二章：漙漙、露盛貌。如、與都人士篇「稠直如髮」的「如」同義，都作其講。婉如清揚，就是她的大眼睛真漂亮。臧、藏古通。與子偕臧，即與子偕藏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野地裡長着茂盛的草，露珠兒在草上。一位美麗的人兒，她的大眼睛很漂亮。不期而能遇到，趕緊與她藏到一旁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從「零露漙漙」與「零露漙漙」看來，正是早上的時候，與綢繆篇的「三星在天」，「三星在隅」，「三星在戶」時候正合，也與東門之楊篇的「明星煌煌」，「明星哲哲」的時間相同。這三首詩是同一的時間所寫，毫無問題。這首裡用「邂逅」，綢繆裡也用「邂逅」，我們會說詩經裡的同一成語，所表現的為同一事件，在此又得到一個證明。還有，詩經裡除猗猗篇的「清揚婉兮」是作者講自己的眼睛外，君子偕老篇的「子之清揚，揚且之顏也」，也是講仲氏的眼睛。到此，我們對這位女孩子有了幾點認識：第一、她姓姬。東門之池篇說：「彼美淑姬」，泉水篇說：「變彼諸姬」的姬都是她。第二、她這時的年紀幼小。宛丘篇說：「無冬無夏，值其鸞羽」，「無冬無夏，值其鸞翮」，東門之粉篇說：「不續其麻，市也婆娑」，是形若她的天真無邪。采芣篇的「有齊季女」，候人篇的「季女斯飢」，車靈篇的「思變季女逝矣」的季女，就是現在四川話的公妹，這是她的排行。氓篇：「總角之宴，言笑晏晏，信誓旦旦」的總角，正點出她現在的歲數。第三、她長得很美。東方之日篇說：「彼姝者子」，東門之池篇說：「彼美淑姬」，澤陂篇說：「有美一人」，野有蔓草

篇說「有：美一人」，靜女篇說：「靜女其姝」，都是講她的美。第四、她的個子很高大。椒聊篇說：「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」，「彼其之子，碩大且篤」，澤陂篇說：「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卷」，「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儼」，以及車鄰篇說：「辰彼碩女」，都是講她的個子。第五、她有兩隻大眼睛，上邊剛剛提過。她的特徵還有很多，以後我們將逐一講來。先有這一點印象，以後講其他有關於她的詩篇時候，就容易瞭解了。

【各家解說的批判】

毛序說：「野有蔓草，思遇時也。君之澤不下流，民窮於兵革，男女失時，思不期而會焉」。完全不著邊際。朱熹說：「男女相過於野田草露之間，故賦其所在以起興」。空泛，然是對詩言詩。姚際恒說：「小序謂思遇時，絕無意。或以爲邂逅賢者作，然則賢者『清揚婉兮』之美耶？此似男女及時婚姻之詩」。他的批評是對了；而詩說不確。聞一多說「喜遇也」，對了。

十二、小 星

嘒 音替 彼小星，三五在東。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，寔命不同！

嘒 彼小星，維參與昴 音卯。肅肅宵征，抱衾與裯 音仇，寔命不猶！

【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】

一章：嘒、明貌，與大雅雲漢「有嘒其星」的嘒同義（馬瑞辰說）。詩經裡用「肅肅」的，共有八篇：就是小星、鶉羽、黍苗、思齊、蒸民、豳與兔置。除兔置篇的「肅肅」是「縮縮」的假借外，其餘都作疾疾講。肅肅宵征，就是疾疾地天不亮就出征。詩經用「夙夜」的共有十二篇：就是小星、采芣、行露、陟岵、雨無正、蒸民、昊天有成命、我將、振鷺、閔予小子，有嘒與韓奕。所有這些「夙夜」二字，都作從早到晚講，沒有例外。詩經裡用「夙夜在公」的共有三篇：就是小星、采芣與有嘒。在這三篇裡，「夙夜在公」都作從早到晚爲公。公指衛公，這時的衛公是指衛釐侯。現在知道作者是隨孫子仲來平陳與宋的，故言「夙夜在公」。寔命不同，也就是下章的「寔命不猶」，都是歎息自己命運的不好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那些亮晶晶的小星，三個五個在東邊的天空。疾疾地天不亮就出征，從早到晚都在爲公，命運實在不同！

二章：參、卽綢繆篇的三星，現在北方鄉間人出門時還看三星出來了沒有；三星出來，就該動身了。昴是昴星。衾、被子。裯、帳子。猶、若。寔命不猶，是嘆息自己命運的不如人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那些亮晶晶的小星，是參星與昴星。疾疾地天不亮就出征，抱着被子與蚊帳，命運實在不好！

【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】

(32)

從參星與出征來看，這首詩自然與東門之楊、綢繆、野有蔓草是同時之作。而且東門之楊寫的是迎接，同時也是送行，所以綢繆篇有「今夕何夕，見此邂逅；子兮子兮，如此邂逅何」的歎息。同時也可知野有蔓草說的「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」，「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藏」的情感背景了。這首詩是歎自家命運的不好。歎息自己命運不好的詩篇，在詩經裡很多，我們將會一篇一篇連在一起，而發現它們的共同性。

【各家解說的批判】

毛序說：「小星、惠及下也。夫人無妬忌之行，惠及賤妾，進御於君，知其命有貴賤，能盡其心矣」。朱熹也跟着附會說：「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，能不妬忌以惠其下，故其衆妾美之如此。蓋衆妾進御於君，不敢當夕，見星而往，見星而還，故因所見以起興。其於義無所取，特取『在東』、『在公』兩字之相應耳。遂言其所以如此者，由其所賦之分，不同於貴者，是以深以得御於君，爲夫人之惠，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」。方玉潤在詩經原始（以後凡提方玉潤說，均指此書）批評毛序與朱傳說：「詩中詞意，唯衾裯句近閨詞，餘皆不類，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。且即使此句爲閨閣詠，亦青樓移枕就人之意，豈深宮進御於君之象哉？姚氏際恒解此詩，引章俊卿之言，以爲小臣行役作，因推廣其意云：山川原隰之間，仰頭見星，東西歷歷可指，所謂戴星而行也。抱衾裯云者，猶後人言襁被之謂，實命不同，則較我『從事獨賢』，（北山篇語）稍爲渾厚。若謂衆妾，則是乃其常分，安見爲后妃之惠及妾媵乎？然而詩旨原自分明，無如諸公之錯會其解者何哉！夫肅肅宵征者，遠行不逮，繼之以夜也。夙夜在公者，勤勞王事也。命之不同，則大小臣工之不一，而朝野勞逸之懸殊也。既知命不同，而仍克盡其心，各安其分，不敢有怨天心，不敢有忽王事，此何如器識乎？其說甚是。此後，也就成了定論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小星、仕宦者夙夜在公，感其勞苦而歌」。聞一多引吳景旭說：「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道，夙夜征行，不敢慢君命之意」。屈萬里先生說：「韓詩外傳（卷一）引此詩，以爲勞於仕宦者之作，近是」。

十三、式微

式微！式微！胡不歸？微君之故，胡爲乎中路！

式微！式微！胡不歸？微君之躬，胡爲乎泥中！

【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】

一章：式、發語詞。微、和風柏舟篇「胡迭而微」之微，毛傳：「謂虧傷也」，即瘦了的意思。此詩「式微，式微」，即是瘦了瘦了。「微君之故」之「微」，與柏舟「微我無酒」之「微」同義，都是「非」的假借。故、患難。微君之故、就是要不是君的患難（馬瑞辰說）。中路、露中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瘦了瘦了！怎麼還不同去呢？要不是國君的患

難，爲什麼在這露水呢！

二章：躬、古與窮通。窮卽上章患難之意（亦馬瑞辰說）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瘦了瘦了！怎麼還不同去呢？要不是國君的困難，爲什麼在這泥裡邊呢？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篇詩，假如要把它與東門之楊、綢繆、野有蔓草、小星等篇擺在一起，根本不可能知道它的意義。現在我們知道「君」就是衛釐侯，「微君之躬」，「微君之躬」，就是指這次平陳與宋。怎麼知道是平陳與宋呢？因爲厲王無道，天下大亂，諸侯不朝，宣王即位後，周召「公輔政」，「法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遺風，諸侯復宗周」（史記周本紀語）。衛爲周之宗室，要想恢復周室，得先平定陳宋。擊鼓篇說「擊鼓其鐃，踴躍用兵」，就是衛國正在練兵。練兵作什麼呢？「以禦亂兮」（猗嗟篇）。足證衛國這時有患難。等我們把平陳與宋前後的詩篇通通作一解釋後，就知此中的前後情節了。出征總是在早上出發，所以此詩的「露中」，正與小星篇的「嘒彼小星，維參與昴」，野有蔓草篇的「零露漙漙」，「零露漙漙」，東門之楊篇的「明星煌煌」，「明星晢晢」的時間相同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式微、黎侯寓于衛，其臣勸以歸也」。毛傳注說：「黎侯爲狄人所逐，棄其國而寄衛。衛處之以二邑，因安之。可以歸而不歸，故其臣勸之」。怎見得可以歸而不歸呢？並無事實可據。朱熹承襲這種解釋說，因而說「黎侯失國」。姚際恒即駁他說：「既失國矣，將安歸乎」？傅斯年先生就說：「列女傳（劉向傳魯詩）以爲黎莊夫人與其傳之辭。毛詩序以爲黎侯失國，久寓于衛，其臣勸之歸。毛說較通，然未必有據」。可知此詩的真正意義，誰也不知道。

十四、東方未明

東方未明，顛倒衣裳。顛之倒之，自公召之。

東方未晞，顛倒裳衣。倒之顛之，自公令之。

折柳樊圃，狂夫瞿瞿。不能辰夜，不夙則莫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顛倒、顛倒求領，形容出征令發出後，急忙穿着衣服的情形。自公召之，就是自公那裡發出了召集令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天還沒有亮，就要慌慌張張地穿上衣裳。慌慌張張地穿上衣裳，因爲從公那裡下了出征令。

二章：晞、日將出。自公令之，與自公召之同義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太陽還沒有出來，就要急急忙忙地穿上衣裳。急

(34)

急忙忙地穿上衣裳，因為從公那裡下了出征的號令。

三章：圃、菜園。狂夫、爲「征夫」形近之僞。瞿瞿、與蟋蟀篇「良士瞿瞿」的瞿瞿同義，都是瞻視之貌。荀子非十二子篇「瞿瞿然」，楊注「瞻視之貌」，與此詩義同。折柳樊圃，征夫瞿瞿，就是折些柳枝，把菜園子圍起來，征夫瞻視着眼看了一看，不忍離去之意。不能辰夜，就是不知什麼是早晨，什麼是夜裡。莫、暮。不夙則暮，就是不是早上，就是晚上，形容出征人的不知早晚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折些柳枝，把菜園子圍起來。征夫在臨去的時候，還將菜園子瞻了幾眼。也不知道什麼是早上，什麼是晚上，反正不是早上，就是晚上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小星是歎息自己命運的不如人，此篇是表現出征前的慌忙情形。小星說「夙夜在公」，此詩說「自公召之」，「自公令之」，都是爲公。詩經裡公與王分得很清楚。爲王出征的時候，都提到王，如西征玁狁時的「王于興師，修我戈矛」（秦風無衣），「王于出征，以匡王國」（六月），「周王于邁，六師及之」（棫樸）；南征淮夷時的「王奮厥武，如震如怒」（常武）；東征齊魯時的「伯也執殳，爲王前驅」（伯兮），都提出了王。現在是爲衛侯出征，所以處處提到公。如采芣篇說「于以用之，公侯之事」，「于以用之，公侯之宮」，「被之僮僮，夙夜在公」；如小星篇說：「夙夜在公，實命不同」；以及此詩的「自公召之」，「自公令之」，都是提到公。這點關鍵弄清了，於瞭解詩經上有莫大的幫助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東方未明、刺無節也。朝廷與居無節，號令不時，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」。姚際恒批評說：「小序謂『刺無節』，然古人雞鳴而起，雞鳴時正東方未明，可以起矣，並不爲蛋，何言『無節』乎？此泥後世晏起而妄論古，可笑也。末章難詳」。他批評毛序的甚是。末章之所以難解，由於「征夫」誤爲「狂夫」之故。朱熹解釋末章說：「折柳樊圃，雖不足恃，然狂夫見之，猶驚顧而不敢越，以比辰夜之限甚明，人所易知；今乃不能知，而不失之早，則失之莫也」。講的是些什麼話？由此看來，姚際恒比朱熹要客觀多了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從仕于公者，感于辰夜勞苦，其君與居不時，與南中之小星同」。除「其君與居不時外」，他說的完全對了。

十五、出其東門

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；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。縞衣綦屣，聊樂我員。

出其閭閻，有女如荼；雖則如荼，匪我思且。縞衣茹蘆，聊可與娛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東門、陳國東門。有女如雲、形容女郎之多，像雲彩那樣的一片。思存、思之所在；匪我思存，意即都不是我。所思的。縞衣、白衣。蒹、淡綠色。巾、佩巾。貝、云、古今字，語助詞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出了那個東門，像雲彩那樣一片的女郎。雖說像雲彩那樣一片的女郎，都不是我所想念的。只有那位穿白衣圍着淡綠色佩巾的，聊可與她逗逗笑。

二章：闔闔、城門外子城之門。蒹、茅草的穗。且、通徂；爾雅：「徂、存也」。思且與思存同義。蒹葭即芻，（音如）（聞一多說）。方言：「大巾謂之芻，嵩嶽南，陳穎之間謂之芻」。以蒹葭爲染，故名。蒹葭、綠草，可以染赤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出了那個子城門，像茅草穗那樣一片的女郎。雖說像茅草穗那樣一片的女郎，都不是我所想念的。只有那位穿白衣圍着蒹葭色圍巾的，聊可與她逗逗笑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首詩，詩經裡原排在鄘風，我在「六義的發現」一文裡，（刊大陸雜誌第二十三卷一、二兩期）曾經說明現行三百篇的分十五國風與大小雅三頌，是漢儒誤解了左傳與公子問周樂的意義而編排的，根本不可靠。要打破這種樊籬，才可瞭解詩篇的真正意義。我們又在「我怎樣發現吉甫是詩經的作者」裡說：詩經裡凡是同一地名，所表現的都是同一事實。現將所有「東門」的詩篇列在一起，就可發現它們的統一事蹟。孫子仲平陳與宋時就住陳城的東門，講東門之墮一詩時，就可知道。這首詩是表現作者來尋他的女郎，沒有碰到，所以說那末多的女郎都不是他所喜歡的。從下邊我們要解釋的采芻篇，就可知道他是來到東門外邊來找他的戀人，沒有看到，才有出其東門、采芻、采芻三詩之作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出其東門、閨闔也。公子互爭，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，民人思保其家室焉」。朱熹說：「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。以爲此女雖美且衆，而非我思之所存，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，而聊可以自樂也。是時淫風大行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，亦可謂能自好，而不爲習俗所移矣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豈不信哉！」姚際恒批評說：「小序謂閨闔，詩絕無此意。按鄭國春月，士女出遊，士人見之，自言無所繫思，而室家聊足與娛樂也。男固貞矣，女不必淫。以『如雲』『如芻』之女而皆謂之淫，罪過罪過！人孰無母、妻、女哉？」幾句話，撥開了毛序朱傳所造的雲霧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一人自言其所愛之專一」。對了。

十六、采 芻

彼采芻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！
彼采芻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！

(36)

彼采芣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歲兮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采、採、芣、可以爲絺俗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她採芣去了，一天不見，好像是三個月了。

二章：蕭、蒿。三秋、卽三年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她採蕭去了，一天不見，好像是三年了。

三章：艾、蒿屬，乾之可以灸疾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她採艾去了，一天不見，好像是三載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出其東門說「有女如荼」，茶是茅穗，茅在秋季結穗，與此詩的采芣、采蕭、采艾是同一季節。此同一季節，更可使我們想像作者是出去東門來找女的而未見到，故先言見到別的女子，連帶地思念到自己所愛的女子。出其東門與采芣兩篇的關係，由此可見。這樣的連繫，好像沒有什麼強有力證據，但將出其東門，采芣與采艾三篇連在一起來看，就知此中的脈絡了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采芣、懼讒也」。毛傳又注說：「桓王之時，政事不明，臣無大小，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，故懼之」。這樣的詩序，這樣的注釋，與詩義那一點有關係呢？朱熹說：「采芣所以爲絺俗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。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，未久而似久也」。也是胡亂猜想。姚際恒批評這兩種解釋說：「小序謂懼讒，無據。且謂一日不見于君，便如三月以至三歲，夫人君遠處深宮，而人臣各有職事，不得常見君者亦多矣。必欲日日見君，方免于讒，則人臣之不被讒者幾何？豈爲通論？集傳謂淫奔，尤可恨。卽謂夫人思夫，亦奚不可，何必淫奔！然終非義之正，當作懷友之詩可也」。「懷友之詩」，對了一半，因爲他沒有說出男女性別來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男女相思之歌」，對了。

十七、芣 苢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袝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撝之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采采、與卷耳篇的「采采卷耳」，蒹葭篇的「蒹葭采采」，蟋蟀篇的「采采衣服」的「采采」同義，都作萎萎、繁繁講。芣苢、車前草；據說吃了宜於生子，對不生子女的婦女是一種極富誘惑的植物。然採它的時候，只有於人不注意的當兒，採一把，掇一把，捋一把，撝一把，急忙地塞在袖裡，或是塞在懷裡。這首詩就是寫這種心情的。薄言、迫而，急急忙

忙的意思（高鴻緒先生說）。采、採。有、亦採義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采桑的車前草，急急忙忙地採一把。采桑的車前草，急急忙忙採一把。

二章：採、掠。採、掠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采桑的車前草，急急忙忙地掠一把。采桑的車前草，急急忙忙地掠一把。

三章：拈、衣袖下的口袋。此處當動詞用，就是塞在袖袋裡。拈、裏，也就是懷的本字。這裡也作動詞用，就是塞在懷裡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采桑的車前草，急急忙忙地塞在袖裡。采桑的車前草，急急忙忙地塞在懷裡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篇詩義是完全根據開一多匡齊尺牘的解釋，他的解釋非常生動而有趣。采葛篇說：「彼采葛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」，是作者沒有見到他的女友。出其東門篇也說：「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；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」，是作者到東門外邊找他的女友而沒有找到，只看到一大群女郎，然這些女郎都不是他所想念的；與采葛篇所寫的沒有見到女友，正相合。然見到了一位「縞衣綦巾」，「縞衣如蘆」的女郎，於是就同她開個玩笑。這首采葛就是開這位女郎的玩笑，所以說：「聊樂我員」，「聊可與娛」。樂、即北平話逗樂；娛、逗着玩。只有這種情感的背景之下，這首詩才能解得通，而且解得出神。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采葛、后妃之美也。和平，則婦人樂有子也」。這是由采葛宜懷妊的觀念所演繹出來的。后妃難道去采葛麼？朱熹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曰：「化行俗美，家室和平，婦人無事，相與采此采葛而賦其事以相樂也。采之未詳何用；或曰其子治產難」。韓詩序以為：「傷夫有惡疾也。采葛雖惡臭，我猶采采而不已，以與君子有惡疾，我猶守而不離」。這又扯到那裡去了？采葛就是車前草，車前草有惡臭麼？姚際恆說：「此詩未詳」。要不是開一多給我們作這樣的解釋，這首詩的意義恐怕永遠無法知道。

十八、靜女

靜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。

靜女其嫻，貽我彤管；彤管有輝，說懌懌。管亦女，管亦美。

自牧歸荇，言笑晏晏。美且異。匪女，言放之為美，美人之貽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靜、嫻之假借；姝、善。姝，在解釋東方之日篇時，我們會引方言：「齊魏燕代之間，謂好曰姝」，據方輿紀要（卷十六）觀澤城下注說：「頓邱城東十八里有觀澤城，戰國時趙邑，又為魏地」。上書又引史記趙世家：「敬侯五年

(38)

齊魏爲衛攻趙」，是吉甫的家鄉頓邱原爲魏地。如此講來，東方之日篇「彼姝者子」，千旄篇「彼姝者子」與此詩「靜女其姝」的「姝」，是衛國的方言。城隅、城角。愛、方言引作憂；注云：「蔽也」。愛而不見，就是藏而不見。首章的意思就是漂亮的好姑娘，原約我在城角上。但她藏而不見，搔着頭皮不知怎麼好。

二章：嬈、少好貌。彤、赤色。彤管、赤色的管子。據詩義看來，她是從牧田裡回來，彤管當然是田裡所長的東西。但是什麼東西，不得而知。有煒、赤貌。說、同悅。憚、悅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年青的好姑娘，給我一個赤色的管子，赤色的管子赤得真好看，我非常地喜歡它。

三章：牧、牧田。歸、帶回來的意思。蕢、茅牙，柔脆可食。洵、信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從牧田裡帶來的茅牙，誠然是好而且異。但並不是你好，而是美人的貽贈。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從「自牧歸蕢」與「俟我于城隅」看來，女的是從田裡回來。她往田裡去，自然是採集植物，使我們想到采芣篇的采芣、采蕭、采艾。她采芣、采蕭、采艾去了，男的來找她而不見，故有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」，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」，「一日不見，如三歲兮」的想念。在情感上，將出其東門、采芣、采艾與靜女四篇詩連在一起是多末的自然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靜女、刺時也。衛君無道，夫人無德」。這首詩怎麼與無道、無德連到一起呢？這首詩的解說，極端紛紜，我且引方玉潤的解說來看看紛紜到什麼程度，而且胡扯到什麼程度！他說：「序謂刺時，毛鄭推原其意，謂陳靜女之美德，以示法戒。集傳則從歐陽氏說（辰冬注：歐陽修著有詩本義），斥爲男女相期會之詞。夫曰靜女，而又能執彤管以爲誠，則豈俟人於城隅者哉？城隅何地，抑豈靜女所能至也？於是紛紛之論起。呂氏大臨曰：『古之人君，夫人媵姜散處後宮，城隅者，後宮幽閒之地也。女有靜德，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，此有道之君所好也』。已屬勉強穿鑿。而呂氏祖謙（宋人，著有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）更主之。以爲此述古者以刺衛君。至謂『搔首踟躕』，與關雎之『寤寐思服』同爲思念之切，亦無恥之甚耶！夫『搔首踟躕』，何可與『寤寐思服』同日並語？說詩至此，真堪絕倒。且媵姜進御君王，何煩搔首不見？必說不去。然主此論者甚多。雖橫渠張子（宋人，張載號，著有詩說一卷。）亦所不免。觀其詩曰：『後宮西北遼城隅，俟我幽閒念彼姝』可見」。他批評各家的解說是對的，然又以衛宣姜的故事來解此詩，更是胡扯，不必再引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男女相愛之辭」，對了。

青青子衿 晉今，悠悠我心。縱我不往，子寧不嗣言？

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縱我不往，子寧不來？

挑兮達兮，在城闕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衿、子衿與子佩對稱，佩爲玉佩，則衿一應爲佩之一類，故開一多以衿爲衿之假借。衿、佩玉的帶子，一曰綬。悠悠、遙遙。悠悠我心，就是遙遙我心。嗣、韓詩作詒；詒、寄。晉、晉信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你的黑色的玉綬，遙遙地繫着我的心。縱使我不能去，難到你也不能寄個信來？

二章的意思就是：你的黑色的玉佩，遙遙地繫着我的心。縱使我不能去，難道你也不能來？

三章：挑達、雙聲字，往來輕疾貌。城闕、城樓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來來往往呀，在城樓上溜躑。一天不見，好像是三個月了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城牆上是男女談戀愛的最好所在，所以靜女說「靜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」；這首詩也說「挑兮達兮，在城闕兮」。他們常常在城牆上相會，才有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」的想念。由於此詩的「子衿」、「子佩」，使我們想到木瓜篇，以下就解釋它。也只有將此詩與木瓜、丘中有麻、女曰雞鳴等篇連到一起来看的時候，才能知道它們的真正意義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子衿、刺學校廢也。亂世則學校不修焉」。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看出「學校廢」，從什麼地方看出「亂世則學校不修」的意思。朱熹說：「此亦淫奔之詩」，義雖不確，倒是面對詩篇講話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愛而不晤，責其所愛者何以不來也」。對了。

二十、木 瓜

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瑤 晉居；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

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；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

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 晉久；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木瓜、據馬瑞辰說：「一名多桃」。他又引埤雅說：「江左故老，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，食之津潤不木者，謂之木瓜。」

(40)

圓而小於木瓜，食之酸醜而木者，謂之木桃。木李大如木桃，似木瓜而無鼻，其品又小。亦謂三者異名而同類。是木瓜、木桃、木李、實爲一物，作者分言之以便歌唱。玉石之美者通稱爲瓊。琚、瑤、玖、實亦一物而異名。胡承珙說：「首章正義云：『此言瓊佩、玉石』，下章傳云：『瓊瑤、美石；瓊玖、玉名』，三者互也」。三者互爲解釋，實爲一物。作者分言，亦爲歌唱之便。好、匹（聞一多說）。三章實在是一個意思，就是：你給我的是木瓜，我報你的是美玉；並不是報答你，而是永以爲匹的表記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聞一多認此詩爲「定情也」，甚是。擊鼓篇說：「死生契濶，與子成說；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，是他們曾有誓約，而此詩之瓊瑤，實即定情時所交換的禮物。吉甫原是一位普通武士，家境貧寒，無物可贈，而女的爲貴族；故一個贈以木瓜，一個就報以瓊瑤，藉此來作終身的婚約。由此，使我們想到子衿一詩的佩，就是這塊玉石的佩。女的贈了玉，並附之以佩，現在男的離別了，女子所想的就在那塊玉與佩，故言「青青子佩，悠悠我心」。既知此詩爲定情詩，更由此詩的木李，使我們聯想到丘中有麻篇的「丘中有李，彼留之子」的李。各篇互證，使我們瞭解了這首詩的意義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木瓜、美齊桓公也。衛國有狄人之敗，出處于漕，齊桓公救而封之，遺之車馬器服焉。衛人思之，欲厚報之，而作是詩也」。齊桓公救了衛侯，這是多求大的恩德，怎麼可以用木瓜、木桃、木李來比？人家救了自己，且遺以車馬器服，怎麼可以用一塊佩玉來報答，真是比喻不倫！朱熹倒摸到了一點邊，他說：「言人有贈我微物，我當報之以重寶，而猶未足以爲報也；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。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，如靜女之類」。他面對詩的本義，故有這種進步的見解。屈萬里先生引崔述說「謂此尋常贈答之詩」，又將詩義推得遠了。獨聞一多認爲「定情也」，確是真知灼見。

二十一、丘中有麻

丘中有麻，彼留子嗟。彼留子嗟，將言其來施施。音宜。

丘中有麥，彼留子國。彼留子國，將其來食。

丘中有李，彼留之子。彼留之子，貽我佩玖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留、留給。由於毛傳說：「留、大夫氏。子嗟、字也」，於是後人就在這「留子嗟」上大作考證。試問：假如留是氏，子嗟是字，那末，「丘中有麻，彼留子嗟」，意思就變成「丘裡邊有麻，那個留子嗟」，怎麼講得通呢？將、

與將仲子篇之「將」同，都是語詞。施施、顏氏家訓書證篇說：「江南舊本，悉單爲施」，以「將其來食」的對句來看，應該是一個施字。施、與葛覃篇「施于中谷」，兎置篇「施于中逵」，頌弁篇「施于松柏」之「施」同，都是置的意思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丘裡邊的麻，把它留給子嗟。把它留給子嗟，讓他來安置。

二章的意思就是：丘裡邊的麥，把它留給子國。把它留給子國，讓他來吃食。

三章：之子、是子。玖、就是木瓜篇「報之以瓊玖」的玖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丘裡邊的李，把它留給這個人。把它留給這個人，她回贈我的是佩玖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一二兩章是陪襯第三章的。前兩章是將麻與麥留給子嗟與子國，爲的是讓他們來按置、來吃食；而第三章把李子留給這個人，這個人就回贈我以佩玖，這不就是木瓜篇「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」麼？木瓜篇是女的口氣，這首詩是男的口氣，一唱一答。這首詩的「李」與「佩玖」，就是木瓜篇的「木李」，與「瓊玖」。這首詩的「丘中有麻」的「丘」，也就是宛丘篇的「宛丘」。如此講來，不僅瞭解了這兩首詩的意義，連寫詩的地點，也都曉得了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丘中有麻、思賢也。莊王不明，賢人放逐，國人思之，而作是詩也」。鄭箋又附會說：「子嗟放逐於朝，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，所在則治理，所以爲賢」。此種解說與詩義有什麼關係呢？朱熹說：「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，故疑丘中有麻之處，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，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」。他雖把這首詩當成淫詩來看，然還沾一點邊。歷來各家都把「留」當做「劉」來看，都在「劉」字上做文章，所以詩義始終無法顯現。聞一多說：「總歸是合歡以後，男贈女以佩玉。（實際上，應該是女贈男以佩玉，因爲男的是普通武士，家境貧窮，女的則是貴族，我們在木瓜篇已有註解）」。他將木瓜，女曰鷄鳴與此篇一起來看，真是了不起！他已知道了詩義，然還不能把有關各篇連貫起來，所以不能透澈。

二十二、女曰鷄鳴

女曰：「雞鳴」；士曰：「昧旦」。「子興視夜」。「明星有爛。將翱將翔，弋鳬曾符與鴈」。

「弋言加之，與子宜之。宜言飲酒，與子偕老。琴瑟在御，莫不靜好」。

「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。知子之順之，雜佩以問之。知子之好之，雜佩以報之」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(42)

一章：昧旦、猶昧爽，天未大明。興、起。明星、啓明，與東門之楊篇「明星煌煌」的「明星」同。爛、明。翱翔、翼上下曰翔，直刺不動曰翔。將翔將翔、是形容獵者在山野間高低上下飛奔停留的形狀。載驅篇：「魯道有篇，齊子翱翔」，是描寫齊子出嫁時在魯道上的高低奔馳。清人篇：「河上乎翱翔」，就是在黃河邊上高低不平地奔馳。檜風羔裘篇：「羔裘翱翔」，就是穿羔裘的人在山野間高低奔馳。毛傳在載驅篇註：「翱翔、猶彷徨」，錯了。弋、繳射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女說：「雞叫了」。士說：「天還沒有亮」。女的又說：「你起來看看天是什麼時候了」。男的說：「啓明星出來了。我要到山野裡飛奔追逐，去射鳧與鴈」。

二章：言、而。加、猶著，就是打中的意思。宜、着，此作動詞用，謂作着；下一宜字同。御、用。醇好、嘉好（馬瑞辰說）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射中了的話，給你作熟來吃。一方面吃，一方面喝酒，好同你白頭偕老。你彈琴，我鼓瑟，配合得非常美好。

三章：知、匹。知子之、就是配搭你，即答謝的意思。來之、來此。雜佩、毛傳：「珩、璜、琕、瑀、衝牙之屬」。參看屈里先生著詩經釋義附圖九。順之、順從。問、慰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「答謝你來這裡，用雜佩來報答你。答謝你順從我，用雜佩來慰勞你。答謝你喜歡我，用雜佩來報答你。」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這首詩，乍一看來，好像是講夫婦之樂。如果是講夫妻，怎麼會講：「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」；「知子之順之，雜佩以問之」；「知子之好之，雜佩以報之」呢？來、從什麼地方來呢？為什麼要贈夫以雜佩呢？木瓜篇既有瓊琚、瓊瑤、瓊玖之報，丘中有麻篇又有「貽我佩玖」之贈，都是女的贈男，此詩又是女的贈男，那末，自然是男的來看女的，並且答應了女的要求，於是再贈以雜佩。木瓜、丘中有麻與此詩連合起來讀，自然就發現了它們的連貫意義。前人因看首章有：「女曰鷄鳴，士曰昧旦」，似為夫妻的對答，故誤認為夫婦之詩。實際上，是男的來訪女的，在女的家裡住了一夜，故有此種對答。由此詩說的「宜言飲酒，與子偕老」，使我們知道擊鼓篇的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是什麼時候，什麼場合說的話了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女曰鷄鳴、刺不說德也。陳古義以刺今，不說德而好色也」。鄭箋又補充說：「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，言不留色也」。他們完全不顧詩義，只在政教上說教。詩明明是女的說：「雞叫了，應該起來了」。男的說：「天還沒有亮，再睡一刻兒吧」！女的又說：「你起來看看天氣是什麼時候了」。這是男女私會的自然情緒，有什麼「陳古義以刺今」呢？朱熹倒比較面對詩義，他說：「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。言女曰鷄鳴，以警其夫；而士曰昧旦，則不止雞鳴矣。婦

又語其夫曰：若是，則子可以起視夜之如何？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，則當翱翔而往，弋取鳬雁而歸矣。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，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。朱熹仍然從政教的觀點來看詩，然他肯面對詩的本身來解詩，所以他認為是「賢夫婦相警戒之詞」。從我們所解釋的上述各詩來看，作者與他的女友現在還沒有結婚，當然不能稱為夫婦；然男的在女的家裡過夜，女的說：「雞叫了」，確實有警戒的意味。從朱熹以後，都脫不了夫婦的解釋，如姚際恒說：「只是夫婦帷房之詩，然而見此士、女之賢矣」。方玉潤也說：「賢婦警夫以成德也」。聞一多說：「樂新婚也」。唯屈萬里先生說：「此男女相悅之詩」。義雖含糊，而較近詩義。

二十三、野有死麕

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

林有樸檉，音迷，野有死鹿，白茅純音屯束。有女如玉。

舒而脫脫音兌兮，無感我帨音稅兮，無使尤音尤也吠。

【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】

一章：麕、獐。懷春、思春。吉士、武士的稱謂。拙作「釋詩經中的士」裡有解說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曠野裡打死了
一條獐，用着白茅包着它。有一位思春的女郎，吉士在引誘她。

二章：樸檉、小靈樹。純、束、二字同義，純也是束（馬瑞辰說）。如玉、象徵美與純潔。整章的意思就是：樹林裡
有棵靈樹，曠野裡有隻死鹿，白茅包着它。有一位如玉的女郎。

三章：舒、語詞，與月出篇「舒窈窕兮」，「舒窈窕兮」，「舒天紹兮」的「舒」相同。脫脫、媿媿之假借；方言、
說文、廣雅都說：「媿、好也」。而、爾之假借，指吉士。舒而帨兮、就是你這位美好的吉士。感、疑為憾之假借，動
的意思。帨、帨巾、即蔽膝。無憾我帨兮、就是不要動我的蔽膝。尤、犬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你這位漂亮的吉士呀，不要
摸我的帨巾，不要讓你的狗咬我。

【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】

女曰鷄鳴篇裡講男的要去打鳬雁，而女的還是一位天真無邪，只知玩樂的少女，這時自然也要跟着男的去打獵。現在
打得到了一隻鹿。昨晚他們在一起住了一夜，別人想來一定以為他們有超友誼的關係，而實際上女的是守身如玉，所以在
這篇詩裡表明女的純潔，故言「有女如玉」。此詩與女曰鷄鳴應為同時的作品。

【各家解說的批判】

(44)

毛序說：「野有死麋，惡無禮也。天下大亂，羣暴相隨，遂成淫風。被文王之化，雖當亂世，猶惡無禮也」。毛傳又解釋說：「無禮者，爲不由媒妁，雁幣不至，却脅以成昏，謂紂之世」。「謂紂之世」，當由「天下大亂」一語衍釋而來。朱熹說：「南國被文王之化，女子有貞潔自守，不爲強暴所污者，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」。姚際恒另有一種解說，他先批評各家的解釋說：「此篇若以爲刺淫之詩，歐陽氏說；則何爲男稱「吉士」，女稱「如玉」？若以爲貞女不爲強暴所污，集傳；則何以女稱「懷春」，男稱「吉士」？且末章之辭，尤無以見其貞意也。若直以爲淫詩，季明德說；亦謬。若以爲凶荒禮殺，以死麋、死鹿之肉爲禮而來，毛、鄭說。及以爲野人求昏而不能具禮，女氏拒之，僞傳。總于「女懷春」，「吉士誘」及末章之辭，皆說不去，難以通解」。最後，他提出自己的意見說：「愚意：此篇是山野之民相與及時爲昏姻之詩。昏禮，贊用鴈不以死；皮、帛必以制。皮、帛；儼皮、束帛也。今死麋、死鹿乃其山中射獵所有，故曰「野有」，以當儼皮；「白茅」，潔白之物，以當束帛。所謂「吉士」者，其「赳赳武夫」流耶？「林有樛櫟」，亦「中林」景象也。總而論之：女懷，士誘，言及時也；吉士，玉女，言相當也。定情之夕，女屬其舒徐而無使輒感、犬吠，亦情慾之感所不諱也歟？他雖從詩的本身來解詩，然仍是在猜謎。方玉潤便說：「此必高人逸士，抱璞懷貞，不肯出而用世，故託言以謝當世求才之賢也」。這又解到政教那裡去了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男女相悅。卒章雖鄭風不過是」，又認爲是淫詩。總之，都在猜謎。

假如我們把吉甫在陳國以及在陳國與仲氏戀愛的情形知道了，這首詩的意義就容易瞭解。吉甫的身份是武士，他到陳國的職務是打仗，他不在陳城住，也不與仲氏住在一起。他們的相會僅僅是偶然的機會或事先的約定。他到陳城來看仲氏，就住在仲氏家裡。吉甫是衛國的外甥，從猗嗟篇說的「展我甥兮」與類弁篇說的「兄弟甥舅」可證。他與仲氏是姨表兄妹，所以去找她時住在她的家裡，也是自然的事。（當然她的父親這時不在家。這種情形在詩經裡還有，就是九罇篇說的：「公歸無所，於女信處」；「公歸不復，於女信宿」；「是以有衰衣兮，無以我公歸兮，無使我心悲兮」！這也是住在女的家裡。不過，九罇篇是南征淮夷時的詩，與此詩不是同時）。知道了這種情形，就可瞭解女曰雞鳴與此篇的情感背景。也可知女的跟男的去打獵，是極自然的事。可是她們僅僅住在一起，並沒有作超友誼的事。此篇說「無感我悅兮」，連摸她的蔽膝還不准，其貞潔可知，故我們將「如玉」解爲象徵純潔。

二十四、防有鵲巢

防有鵲巢，邛有旨苕。誰儔予美？心焉切切。
 中唐有鵲，邛有旨苕。誰儔予美？心焉切切。

【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】

一章：防、邛、博物記說：「邛地在陳縣北，防亭在焉」。是防與邛都在陳國。旨、美。菖、陸疏：「形如勞豆而細，葉似蘋蓼而青，其莖葉綠色，可生食」。倚、倚張，欺負的意思。切切、不樂貌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防亭上有鵲巢，邛地裡有甘習。誰欺負了我的美人，使她心裡鬱鬱不樂？

二章：中庭、中庭的路上。雙、輓。鵲、經章。惕惕、猶切切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中庭的路上有輓頭，邛地裡有甜經。誰欺負了我的美人，使她心裡愁苦不樂？

【詩義分析與篇章譯義】

這是一對情人鬧彗扭的詩。事件發生在陳國的邛地，故排列於此。

【各家解說的批判】

毛序說：「防有鵲巢、憂讒賊也。宣公多信讒，君子憂懼焉」。此種解說與詩義有什麼關係呢？朱熹說：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」，似乎沾了一點邊。三百篇的意義，倘若不能把它們的關係連在一起而知其情感的背景，根本無法瞭解。以這首詩來說：我們認為是「一對情人鬧彗扭的詩，事件發生在陳國的邛地，故排列於此」，單從此篇看來，好像證據很薄弱。但把吉甫與仲氏戀愛的全部詩篇，再加上我們就要解釋的終風、風雨與有扶之杜這些情人鬧彗扭的詩篇來看，就知道它們的地點、時間、人物、事件與情感是一致的了。等我們把這類詩解釋完後，就可看出它們前後的脈絡而知道是一個人的作品了。

二十五、終 風

終風且暴，顧我則笑。諠浪笑放，中心是悼。

終風且霾，音埋，惠然肯來。莫往莫來，悠悠我思。

終風且噎，音噎，不日有噎。痛言不寐，願言則嚏。音帝

噎噎其陰，音噎其風。寤言不寐，願言則懷。

【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】

一章：終、既。暴、疾雷。顧、惠顧，即下章「惠然肯來」之意。諠、戲謔。浪、放浪。笑、歡笑。敖、傲慢。是、定。悼、憂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在狂風疾雷的時候，他來看我我就歡笑。然而他戲謔、放浪、歡笑、傲慢，實在使我心裡憂傷。

二章：霾、大風揚塵，從上而下曰霾。悠悠、遙遙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在狂風揚塵之下，他曾肯來看我。現在不來不

往了，反而使我遙遙想念。

三章：噎、陰翳。不日、說不定那一天。有、又。寤、夢。寐、睡。言、而。噎、噴嚏；願言則嚏、就是情願打個噴嚏。俗以打噴嚏是有人想念，所以說情願打個噴嚏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在風而且陰的天氣裡，陰晴不定準。總是做夢睡不着，我情願打個噴嚏。

四章：魍魎、雷聲。四章的意思就是：陰陰沉沉的天氣，轟轟隆隆的雷聲，總是做夢睡不着，我情願在想念他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我們把曾經解釋過的各篇作一檢討，就知道這篇說的「謔浪笑敖」是什麼意思。東門之楊篇說的「視尔如莪，貽我握椒」，椒聊篇說的「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」；野有死麋篇說的「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」，不就是戲謔的言辭麼？君子陽陽篇說的「左執簧，右招我由房。其樂只且」；「左執翬，右招成由敖。其樂只且」；東方之日篇說的「彼姝者子，在我室兮。在我室兮，履我即兮」；「彼姝者子，在我閨兮。在我閨兮，履我發兮」，不就是放浪的形跡麼？東門之池篇說的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歌」；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語」；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」；靜女篇說的「靜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」，「靜女其變，貽我彤管」；「自牧歸荇，洵美且異」，不就是歡樂的聲容麼？然而這種舉動，在一位有教養的女子看來，實在有點過火，所以說「謔浪笑敖，中心寔悼」。他們的鬧彗扭，就由這些舉動引出來的。防有鵲巢篇不就是在問「誰侑予美」麼？他是在無意之中得罪了她。由此，終風篇又與東門之粉、椒聊、君子陽陽、東方之日、東門之池、靜女、野有死麋、野有蔓草等詩發生了連繫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終風、衛莊姜傷已也。遭州吁之暴，見侮慢而不能正也」。這首詩那一點與莊姜、州吁有關係呢？鄭箋又從而注說：「喻州吁之爲不善，如終風之無休止；而其間又有甚焉。其在莊姜之旁，視莊姜則反笑，是無敬心甚」，這種解釋有什麼根據呢？朱熹的解說雖說進步一點，然又在莊公與莊姜上打轉，他說：「莊公之爲人，狂蕩暴疾，莊姜蓋不忍斥言之，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。言雖其狂暴如此，然亦有顧我而笑之時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，而無敬愛之誠，則又使我不敢言，而心獨傷之耳」。這種解說，那裡是根據詩義而解釋呢？方玉潤乃依據了這種空論而認定說：「朱子以爲詳味詩辭，有夫婦之情，未見母子之意，仍定爲莊公作，其說良是」。這是因爲打不破國風分類的束縛，而在「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」上打轉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婦不見愛于其夫，其夫「謔浪笑敖」以待之，傷而歌此」，幾乎近之。

作者的瞭解是瞭解詩篇的基本途徑。假如不瞭解作者，三百篇就根本無法瞭解。歷來之所以東猜西猜，就由於不瞭解作者。從三百篇，我們知道作者是一位放浪形骸，不拘小節，能歌善舞，文武全才，個子高大，長得很漂亮，喜歡說笑，

也喜歡開玩笑，很有幽默感，這種人，最能取悅於女人，也最能傷女人的心，所謂「謔浪笑敖」，正是他的性格。

二十六、風雨

風雨淒淒 音妻，雞鳴啾啾 音皆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？

風雨瀟瀟，雞鳴膠膠 音驕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 音抽？

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淒淒、與下章瀟瀟對稱，瀟瀟爲風雨暴急之聲，則淒淒應爲淒厲之意。啾啾、鳥鳴聲。云胡、猶如何。夷、平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淒厲的風雨颳着，雞聲不停地叫着。既然見到了君子，怎麼能不安心呢？

二章：膠膠、廣韻引作膠膠。玉篇：「膠、古色切，雞鳴也」。瘳、病愈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急暴的風雨吹着，雞聲不停地叫着。既然看到了君子，我的病怎麼能不好呢？

三章：晦、昏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陰沉沉的風雨天裡，雞聲不停地叫着。既然看到了君子，怎麼能不喜歡呢？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終風篇說「終風且暴」，「終風且噎」；不就是這一篇的「風雨淒淒」，「風雨瀟瀟」，「風雨如晦」的註解麼？上一篇是希望自己的愛人來，而這一篇是果然來了，兩篇連接的是多末密切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風雨、思君子也。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」。這首詩裡那一點有亂世的意味呢？朱熹說：「淫奔之女，言當此之時，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」。幾乎近之。屈萬里先生說：「此男女幽會之詩」，對了。

二十七、有扶之杜

有扶 音第之杜，生于道左。彼君子兮，噬 音逝肯適我。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？

有扶之杜，生于道右。彼君子兮，噬肯來遊。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？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扶、孤特貌。之、作者講（馬瑞辰說）。杜、赤棠。有扶之杜、特然孤立的赤棠。道左、道東。噬、韓詩作逝，發語詞。適我、即終風篇的願我。曷、何。曷飲食之、就是叫他吃點什麼呢？舊時的女孩子招待自己的愛人，只有給他

(48)

作點吃的。浮生六記的芸娘招待沈三白，不就是給他吃麼？首章的意思就是：特然孤立的赤棠，長在道路的東旁。那位君子呀，他肯來到我的家裡。我心裡實在喜歡他，叫他吃點什麼呢？

二章：道右、道西。來遊、來玩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特然孤立的赤棠，長在道路的西旁。那位君子呀，他肯來同我玩。我心裡實在喜歡他，叫他吃點什麼呢？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一篇與剛剛看過的風雨篇的情調完全相同，當係同時之作。到此，也結束了防有鵲巢篇裡所開始的小鸛扭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：「有扶之杜、刺晉武公也。武公寡特，兼其宗族，而不求賢以自輔焉」。詩明明說「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」？怎麼說不求賢呢？毛序向例是不看詩義而只在一個字或一句詩上作文章，所以有這種不着邊際的說詩。他大概看到扶字作孤特講，於是想到武公寡特，又想到不肯求賢，而成了這種與詩義毫無關係的解說。朱熹也是在這「扶」字上下工夫，而得出恰恰相反的解釋。他說：「此人好賢而悲不足以致之，故言此扶然之杜，生於道左，其蔭不足以休息。如已之寡弱，不足恃賴。則彼君子者，亦安肯顧而適我哉？」詩明明說「曷肯來遊」，怎麼說「安肯顧而適我哉」？牛頭不對馬嘴，亂扯一起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思君子，欲其來，而言『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』。」意義雖較含糊，可是照詩義解詩。

二十八、株 林

胡爲乎株林？從夏南。匪適株林，從夏南。

駕我乘馬，說晉稅于株野。乘我乘駒，朝食于株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株、在今河南省柘城縣。夏、大。方言：「自關而西，秦晉之間，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」。南、仲氏所居之地。夏南、大南，也就是吉甫稱呼他的愛人的昵稱。現在還有人稱自己的愛人叫大什麼，大什麼的。澤陂篇不是說「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卷」，「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儼」；椒聊篇不是也說：「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」，「彼其之子，碩大且篤」麼？他的女友是一個大個子，毫無問題，所以昵稱為夏南。胡爲乎株林？從夏南、就是爲什麼要到株邑的林下麼？追大南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爲什麼要到株邑的林下呢？追大南。並不是要到株林，而是追大南。

二章：乘馬、四匹馬。周時武士所駕的戰車都是四匹馬，故稱乘馬。第二個乘是駕。說、舍息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駕

着我的四匹馬，達到了株邑的郊野。駕着我的四匹駒，早上在株邑吃早點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擊鼓篇不是說：「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；于以求之，于林之下」麼？孫子仲的女兒原住在陳國的東門，所謂「爰居爰處」，就是在這東門居，在這東門住，現在再來東門找她的時候，突然不見了她的馬。後來終於在林下找到了。這個林，即指株邑的林。株在現今的河南省柘城縣，柘城縣在淮陽與商邱之間，也就是在陳國與宋國之間，是孫子仲回衛時的必經之路。作者是頭一天晚上到了株的郊野，第二天早上才看到她。見到她的時候，她正備好車要動身。由下一篇要解釋的大車篇就可知道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株林、刺靈公也。淫乎夏姬，驅馳而往，朝夕不休息焉」。毛傳說：「夏姬、陳大夫妻，夏徵舒之母鄭女也」。又說：「夏南、夏徵舒也」。詩明明說「從夏南」，追的是夏南。假如夏南就是夏徵舒，陳靈公追他作什麼呢？鄭箋說是：「從夏氏子南之母，爲淫泆之行」，要增字增義到什麼程度才能把意思說出來！凡是鄭箋的增字增義，都是他不得其解的時候而強爲之說的結果。可是這樣的曲解，影響了幾千年。朱熹更是無中生有，憑空臆造。他說：「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，朝夕而往夏氏之邑。故其民相語曰：『君胡爲乎株林乎？曰從夏南耳。然則非適株林也，特以從夏南故耳』」。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，故以從其子言之。詩人之忠厚如此」。真是集胡扯之大成！然人們在無法解釋這首詩之下，也只有承認他這樣的胡扯！

二十九、大車

大車檻檻，轟轟如葵。音葵。豈不爾思？畏子不敢。

大車嘒嘒。音吞，轟衣如璫。音門。豈不爾思？畏子不奔。

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謂予不信，有如皦皦。」音皎日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大車，是古代牛拉的，裝載人或東西的車，亦稱牛車。黍苗篇的「我車我牛」，就是這種車。轟、轟布，即氈子。衣，即車衣，就是車棚上的帷帳，以蔽風雨。轟衣、轟布所製的車帷。葵、初生出的荻，駢赤色（以上均開一多說）。不敢、與不奔對稱，即不敢奔之意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大車檻檻地在行走，蒙着像新荻色的車帷。我怎麼不想念你呢？怕是你不能離開步隊。

(50)

二章：嗒嗒，也是車行聲。瑞、穠之假借；穠是一種赤苗的穀類（聞一多說）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大車嗒嗒地在行走，蒙着像瑞穀色的車帷。我怎麼不想念你呢？怕你不能離開隊伍。

三章：穀、穀之假借。穀、生。如、猶此。皤、白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活的時候不能在一起，死了要同一個墓穴。你要是不信我的話，天頂上有太陽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把這首詩擺在株林篇之後，顯然可以看出它們的關係。吉甫至株林找到他的女友，他的女友正準備着乘牛車回衛。女的對他解釋爲什麼不辭而別的原因，怕是他不能離開步隊，徒增加他的苦惱。所以發誓說：活着不能在一起，死了要同一個墓穴。假如你不信我的話，天頂上有太陽。這是多末聊接的兩首詩呀！同時，也與擊鼓篇說的「死生契濶，與子成說，執子之乎，與子偕老」的誓約相合了。又與「于嗟洵兮，不我活兮！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」相連接了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大車、刺周大夫也。禮義陵遲，男女淫奔，故陳古以刺今大夫，不能聽男女之訟焉」。這是看到詩裡的「畏子不敢」，「畏子不奔」，而認爲是淫奔；由淫奔而附會出「禮義陵遲」；由「禮義陵遲」而推想出「陳古以刺今大夫，不能聽男女之訟」。朱熹說：「周衰，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，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」。「淫奔者」既然「畏」了，還有敢「歌」出來的道理麼？姚際恒說：「小序謂『刺周大夫』，大序謂『男女淫奔，故陳古以刺今大夫，不能聽男女之訟焉』，頗爲迂折。且夫婦有別，豈『異室』之謂乎？古大夫何爲使夫婦異室也？集傳謂『周衰，大夫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，故淫奔者畏而歌之』，然于『同穴』之言不可通。淫奔苟合之人，死後何人爲之同穴哉！此目睫之論也。季明德謂『棄婦誓死不嫁之詩』，然以『爾』與『子』皆指其夫，思夫自可，何云『畏而不敢』乎？偽傳、說皆以爲周人從軍，諷其室家之詩，似可通。『爾』，指家室，『子』，指主之者。『奔』，逃亡也」。姚際恒所引的各家解說，都是在猜謎。屈萬里先生說：「此蓋女子有所愛慕而不得遂其志之詩」，意雖含糊，略爲近之。

三十、河 廣

誰謂河廣？一葦杭之。誰謂宋遠？跂予望之。

誰謂河廣？曾不容刀。誰謂宋遠？曾不崇朝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河、黃河。杭、航之假借；航、渡。宋、宋國。跂、同企，點起腳來。予、而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誰說黃河寬

廣？一根蘆葦就可渡過。誰說宋國遙遠？點起腳來就可看到。

二章：會不容刀、刀至薄，不容刀，就是容不下一把刀，與「一葦杭之」同義。崇朝、終朝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誰說黃河寬廣？承受不下一把刀。誰說宋國遙遠？用不了一個早上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從株林一詩，我們知道孫子仲的女兒是由宋國回衛的。她赴宋國以後，吉甫想再追隨也是不可能了，只有在無可奈何之中，點着腳來踟躕。所以說「誰謂宋遠？跂予望之」。這是在無可奈何中，自己安慰自己的話。株林至宋的路程很近，所以說「誰謂宋遠，曾不崇朝」。吉甫是在平陳與宋，來往陳宋之間，他曾經到過宋國，所以說「曾不崇朝」。這是他們離別後，吉甫在株林思念仲氏的詩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河廣、宋襄公母歸于衛，思而不可止，故作是詩也」。毛傳又解釋說：「宋桓公夫人，衛文公之妹，生襄公而出。襄公即位，夫人思宋，義不可往，故作詩以自止」。朱熹也是承襲這種方法。屈萬里先生批駁說：「宋襄公之世，衛已徙都黃河之南，適宋不待杭渡，故舊說非是。王質詩總開以宋人僑居於衛地者所作，近是」。他批駁的話是對的，而王質的話是猜想之辭，因為毫無根據。

三十一、東門之墠

東門之墠 音墠，茹蕙在阪 音反。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！

東門之栗，有踐家室。豈不爾思？子不我即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墠、焦氏易林卷六賁之鼎引作墠。墠、以土築成之高堆。茹蕙、出其東門篇已見。阪、即坡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東門的土墠，坡上長着茅蕙。她的房子在這兒，可是她的人很遠了！

二章：有踐、與何草不黃篇「有棧之車」，伐柯篇「邊豆有踐」的「有踐」或「有棧」同義，即一排的意思。即、跡，與東方之日篇「履我即兮」的「即」同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東門的栗樹下，有一排整齊的房子。怎麼能不想你呢？你不履我的腳跡了！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到此，我們知道詩經裡為什麼出現那末多次「東門」了。原來吉甫的女友在陳國時住在東門，所以東門成了他們談情說愛的場所。東門之粉是共舞，東門之池是對歌，東門之楊是待人，出其東門是找人，這首東門之墠是愛人離別後的睹物

(52)

思人。它們的連屬關係，是不言而喻的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東門之墀，刺亂也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」。詩明明說「其人甚遠」，又說「子不我即」，怎麼說「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」呢？既然「相奔」了，怎又「甚遠」與「不即」呢？毛傳說：「男女之際，近而易，則如東門之墀，遠而難，則如茹蘆在陂」，他說的是些什麼呢？簡直不知他說的是什麼？鄭箋又說：「城東門之外有墀，墀邊有陂，茅蒐生焉。茅蒐之爲難，淺矣，易越而出。此女欲奔男之辭」。真是想入非非。朱熹雖然把這首詩當作淫詩，倒還是面對詩的本義來講。他說：「門之旁有墀，墀之外有阪，阪之上有草，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。室邇人遠者，思之而未得見之辭也」。姚際恒說：「此詩自序、傳以來，無不目爲淫詩者。吾以爲貞詩亦奚不可？男子欲求此女，此女貞潔自守，不肯苟從，故男子有室邇人遠之嘆。下章「不我即」者，所以寫其人遠也。女子貞矣，然則男子雖萌其心而遂止，亦不得爲淫矣」。他在作反面文章，並不是在解詩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上章言室邇人遠，下章言思之而不來，蓋愛而不晤者之辭」，甚是。講到這裡，我們可以附帶地提一句，論語裡引的遺詩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」，這與此詩的「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」的意思完全相同，使我們疑心就是三百篇裡遺失的。詩經的原來篇數決不止現在的三百零五篇。

三十二、月 出

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！舒窈窕兮，勞心悄兮！

月出皓兮，佼人懽兮！舒優游兮，勞心慄兮！

月出照兮，佼人僚兮！舒天紹兮，勞心慘兮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皎、明貌。佼人、美人。僚、歷來的解釋都作美好講。然上邊有了「佼」字，既已講到美了，下邊又來一個「僚」字，則「佼人僚兮」，就變成美人美了，意義空泛；且與下句「勞心悄兮」意義不類。我疑心這個「僚」字是「遠」字的假借。僚、遠古通。楊統碑「百遠歎傷」，高彪碑「遠黨感慟」，李翊碑「顯名遠矚」，謁者景君墓表「百遠失氣」，楊君石門頌「百遠威從」，（均見經籍纂詁）都是僚借作遠。遠既可借作僚，那末，僚也可借作遠。故「佼人僚兮」，就是美人遠了。如此，整章詩的意義才能通順。舒、發語詞。窈窕、猶窈窕，窈窕亦作苗條；苗條、個子細高的意思（見朱起鳳辭通）。椒聊篇說「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」，正是講女的是個細高條。勞、高誘在淮南子精神篇注：「勞、

憂也」。詩經中凡言勞心，都作憂心解。勞心悄悄、猶言憂心悄悄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光明的月亮出來了，美麗的人兒遠離了。苗苗條條的個兒呀，使我悄悄地在傷心呀！

二章：憫、歷來的解釋都作美好講。「佼人憫兮」既與「佼人僚兮」對舉，我疑心應為「溜」的假借。吉甫的女友是不辭而別的，故言溜。（姑作此解，以待將來的求證）。懷受、玉篇注為舒遲之貌，係優柔之假借。王褒洞簫賦「優柔溫潤」，即溫柔的意思。慍、憂貌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光明的月亮出來了，美麗的人兒溜走了。溫柔體貼的人兒呀，使我傷心的不得了！

三章：僚、「佼人僚兮」與「佼人僚兮」對稱，我疑心僚應為「遙」之假借。天紹、張衡七辯說：「婢綿宜愧，天紹紆折，此女色之麗也」。是天紹即嫵媚多姿之意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月亮普照了大地，美麗的人兒遙遠了。嫵媚多姿的人兒呀，使我的心裏悲傷呀！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很顯然，這是一首離別後想念的詩。當與東門之墀篇為同時之作。東門之楊、綢繆等詩曾表現他們在月下相遇，現在月亮又出來了，睹月思人，倍感悲傷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月出、刺好色也。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」。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看出是一位「在位」者的好色？朱熹比較客觀，他說：「此亦男女相悅而想念之辭。言月出則皎然矣，佼人則僚然矣。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？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」。他也看出這是一首離別的詩。姚鼐說：「自小序以來皆作男女之詩，而未有以事實之者。宋鬱儀以爲刺靈公之詩，何玄之因以三章「舒」字爲指夏徵舒，意更巧妙，存之」。這些都是猜想之辭。聞一多說：「月下有遇也」。有遇則應喜，詩怎麼反而說：「勞心悄悄兮」，「勞心慍兮」，「勞心慘兮」呢？他也沒有瞭解詩義。假如不把詩篇連貫起來，詩義是無瞭解的。

以上三十二篇，顯然地可分十二組：第一組是在陳國宛丘歌舞的詩，就是東門之粉、椒聊與宛丘三篇。第二組是在作者住所的歌舞詩，就是君子陽陽與東方之日兩篇。第三組是在池邊對唱與閨怨的詩，就是東門之池與澤陂兩篇。第四組是夜裡在東門的楊樹下等候作者的詩，就是東門之楊、綢繆與野有蔓草三篇。第五組是出征時的感慨，就是小星、式微與東方未明三篇。第六組是尋找女的未見而又相約的詩，就是出其東門、采芣、采芣、靜女與子矜五篇。第七組是相約白頭偕老的詩，就是木瓜與丘中有麻兩篇。第八組是在女的家過夜與狩獵的詩，就是女曰雞鳴與野有死麕兩篇。第九組是閨怨的詩，就是防有鵲巢、終風、風雨與有扶之杜四篇。第十組是女的不辭而別，男的追至株林的詩，就是株林與大車兩篇。

(54)

。第十一組是別後的想思，就是河廣、東門之墀與月出三篇。第十二組是總叙在陳國前後情形的詩，就是擊鼓篇。這一首是論是詩，它爲我們打開了這些詩篇之門。這些詩篇的前後次第，我們無法作詳細的按排，然從地理、時間、人物、事件、情感的一致來看，它們是一個時候的詩，應無問題。

第二篇 平陳與宋前的詩篇

一、簡 兮

簡兮簡兮，方將萬舞。日之方中，在前上處。

碩人俟俟 音語，公庭萬舞。有力如虎，執轡如組 音組。

左手執簡 音樂，右手秉翟 音笛。赫如渥 音渥，赫如渥 音渥。公言：「錫爵」。

山有榛，隰 音戲有苓 音零。云誰之思？西方美人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簡、六簡兮簡兮，即大哉大哉。方將、應與北山篇「鮮我方將，旅力方剛」的「方將」同義。將、毛傳在北山篇註說：「壯也」。鮮我方將，就是好在我正是強壯。此詩方將，也是正是強壯的意思。萬舞、莊公二十八年左傳說：「楚令尹子元欲盛文夫人，爲館於其宮側，而振萬焉。夫人聞之，泣曰：『先君以是舞也，習戎備也。今令尹不尋諸仇讎，而於未亡人之前，不亦異乎？』萬就是萬舞。由此可知萬舞是習戎備的舞，與擊鼓篇說的「擊鼓其鐙，躍躍用兵」相合。上處、即下章的公庭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偉大呀，偉大呀，強壯的人兒正在跳萬舞。正午的太陽底下，在公庭的前面舉行。

二章：碩人、大個子。俟俟、大貌。公庭、衛君的宮庭。轡、韁。組、絲繩。如組、言善駕；善駕的人，拿起韁繩來，運用自如，就像拿根絲繩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那個大個子的人兒，在公庭前面跳萬舞。他的力氣像老虎，拿着韁繩像絲繩。

三章：簡、樂器，似笛，以竹爲之。翟、山雉，此指其羽毛。赫、赤貌。渥、染。赤。赫如渥赫、就是臉面紅潤得像染了赤色。公、衛君。錫、賜。爵、酒器。錫爵、即賞之以酒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左手吹着笛子，右手拿着雉毛。跳得臉紅耳赤，衛君說：「賞他酒喝」。

四章：榛、樹名，其實似栗而小。隰、低窪之處。苓、即今之甘草。云、發語詞。之、猶是。西方美人、即澤陂、野有蔓草篇的「有美一人」，與靜女篇的「美人之貽」的美人。也就是東門之池說的「彼美淑姬」。姬姓是西方來的，故稱

「西方美人」。吉甫自稱「東人之子」(大東篇)，東正對西。四章的意思就是：山上有榛樹，低地有甘草。我想念的是誰呢？西方的美人。那位美人呀，是西方的人呀！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我們在解釋擊鼓篇時曾說：由於「擊鼓其鏜，鼙鼓用兵」，知道衛國這個時候正在練武，因而知道簡兮、猗嗟、羔裘、清人、干旄、大叔于田、叔于田、盧令、淇奥、騶虞、兔置等篇都是這時候的詩。這首詩裡的「簡兮簡兮，方將萬舞」，不正是在練兵麼？這首詩裡的「碩人」，與考槃、白華兩篇的「碩人」一樣，都是作者自稱。作者的身個是高大的，從下邊要解釋的詩篇裡，就可逐漸知道。這首詩的「公庭萬舞」，「公言錫爵」的公，與騶虞篇「公之媚子，從公子狩」，「公曰左之」，大叔于田篇「獻于公所」，兔置篇「公侯干城」，采芣篇「公侯之宮」，「公侯之事」，「夙夜在公」的「公」都是一個人，都是指衛侯。這時候的衛侯是釐侯。所以這首詩是作者的自傳；同時，也是這一類詩的一把鑰匙，由它，把下列各篇的意義通通都打開了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簡兮，刺不用賢也。衛之賢者，仕於冷官，皆可以承事玉者也」。他把詩義正解反了。詩明明說「公言錫爵」，即令爵字照鄭箋的解釋是賜酒的意思，又有什麼「不用賢」的地方呢？毛傳跟着附會說：「冷官、樂官也。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，故後世多號樂官為冷官」。既認冷官是樂官，樂官需要「有力如虎，執轡如組」麼？他只看到「左手執簡，右手秉翟」，而沒有看到別的，故而斷章取義。朱熹根據毛序而略加改變說：「賢者不得志而仕於冷官，有輕世肆志之心焉。故其言如此，若自譽而實自嘲也」。自譽則有之，自嘲從什麼地方看出得來呢？傅斯年先生說：「形容萬舞之士而美之」，對了。實際上，這是作者在美自己。

二、猗 嗟

猗嗟昌兮，頤言而長兮。抑若揚兮，美目揚兮。巧趨跲兮，射則臧兮。

猗嗟名兮，美目清兮。儀既成兮，終日射侯，不出正兮。「展我甥兮」！

猗嗟變兮，清揚婉兮。舞則選兮，射則貫兮。四矢反兮，以禦亂兮。

「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」

一章：猗嗟、猶吁嗟，歎美之詞。昌、壯大，與丰、選兩篇的「子之昌兮」的「昌」同義。頤、長貌。抑、按；揚、舉。老子：「天之道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」。又言：「將欲抑之，必故揚之」(屈萬里先生說)。若、與。

(56)

抑若揚兮、指射箭的抑揚。第二個揚字是注視貌。禮記檀弓下：「揚其目而視之」。美目揚兮、就是漂亮的眼睛注視着。趨、發箭時的姿態。瞻、毛傳：「巧趨貌」，即靈巧的意思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好大的個子呀，又高又大呀！不管是抑弓或揚箭，漂亮的眼睛總是注視着。發箭的姿態真靈巧呀，射的又是真正好呀！

二章：名、明、古通，明亦有大義。魯語：「取名魚」，即取大魚（馬瑞辰說）。清、清秀，指眉目言。儀、射儀。成、猶備。侯、射布，有皮布兩種。正、侯中之的。展、誠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個子好壯大呀，眉目好清秀呀。射儀要是備好的話，整天地在射侯，都射中了侯的。「真不愧是我的外甥呀」！

三章：變、好貌。清揚婉兮、已見澤陂篇，即美麗的大眼睛。舞則選兮、就是跳萬舞的時候，被選中了。貫、中（王引之說）。四矢、鄭箋：「禮：射三而止，每射四矢，皆得其故處，此之謂復。射於四矢者，象其能禦四方之亂」。反、復。謂四矢皆重複中於一處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好漂亮的外表呀，眼睛長得大大的。萬舞的時候被選呀，箭也都射中呀。四矢都中到一個地方，真可以抵禦禍亂呀！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一篇詩也是作者的自傳。在簡兮篇裡，我們已經知道他的個子很高大，這篇的「猗嗟昌兮」，「猗嗟名兮」，又都是講他的壯大。從簡兮篇，我們又知道他的力氣很大，「有力如虎」；他還善駕，「執轡如組」；他會音樂，「左手執簧」；又會跳舞，「右手秉翟」。所以「公言錫爵」。這首詩「展我甥兮」，也是衛公說的，因為吉甫是衛國的外甥。類升篇說：「豈伊異人，兄弟甥舅」，渭陽篇說：「送我舅氏，曰至渭陽」，所指的舅舅雖不必是一個人，而吉甫是衛國的外甥則同。簡兮篇是講他的力大、善駕、能樂、會舞，這首詩又講他能射。「四矢反兮，以禦亂兮」，正是在作禦亂的準備。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猗嗟、刺魯莊公也。齊人傷魯莊公，有威儀技藝，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，失子之道，人以爲齊侯之子焉」。從詩義看來，這首詩與魯莊公有什麼關係呢？完全因爲這首詩擺在齊風裡，故有此種捕風捉影的詩說。然這種解說影響很大，後來說詩者，都不能逃出他的範圍。

三、羔 裘（鄭風）

羔裘如濡，洵直且侯。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。
羔裘豹飾，孔武有力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。
羔裘晏兮，三英粲兮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彥兮。

「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」

一章：羔裘、我在「我怎樣發現吉甫是詩經的作者」一文裡，曾有詳細的解釋。羔裘是普通人所穿的，這裡的羔裘是指穿羔裘的人。濡、有光澤貌。洵、信。侯、美。舍命、與數命，布命同義，就是傳達命令的意思（王國維說）。淪、變。整章的意思就是：穿着光澤的羔裘的人，誠然是正直而且美。他這個人呀，善於布達命令。

二章：豹飾、以豹皮飾袖口。孔武有力、即簡兮篇的「有力如虎」。可直、呂氏春秋自知篇：「湯有可直之士」。漢書東方朔傳：「以史魚爲司直」，是古有司直之官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穿羔裘豹袖的人，他非常的武勇而有力。他這個人呀，可以作邦國的司直。

三章：晏、顯盛貌。英、以素絲編的總子。三英、就是三根總子。粲、美。彥、美。憲、古通（聞一多說）；憲、法，即六月篇「萬邦爲憲」的憲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羔裘非常的漂亮，三根總子也很美麗。他這個人呀，可以作國人的榜樣。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這首詩也是吉甫的自傳。不過，從「彼其之子，邦之彥兮」看來，他怎能這樣是自我誇耀呢？我們如果知道文學家都有自我誇耀的習性，也就不足爲奇了。史記屈原傳說：「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。屈原屬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。因讒之曰：『王使屈平爲令，衆莫不知。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曰：『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』。』王怒而疏屈平。」「非我莫能爲也」，這是屈原的自誇。法國十九世紀初年的一位大文學家夏多布里央（Chateaubriand），當他提到拿破崙與他同年生時，他不說拿破崙破生的那一年生了他，而他說「我生的那一年，生了拿破崙」。巴爾札克在拿破崙的執劍騎馬像下寫道：「拿破崙的劍所不能達到的地域，我的筆可以達得到」。這又是夏多布里央與巴爾札克的自誇。文學家都是雄心勃勃，想建功立名，然因環境與性格關係，又不能建功是名，於樹在不能建樹功業的苦悶心情之下，自然把他的雄心都現表出來，這是極自然的心理現象。知道了這一點，不僅知道這首詩的「邦之彥兮」是作者的自誇，就是六月篇的「文武吉甫，萬邦爲憲」，汾沮洳篇的「彼其之子，美無度」，「彼其之子，美如玉」，崧高篇的「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；其風肆好，以贈申伯」，烝民篇的「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」，都是在自誇。這種自我誇張的性格，給吉甫帶來了噩運，圖有桃篇說的「不知我者，謂我士也驕」，鴻雁篇說的「維彼愚人，謂我宣驕」，就是這種自我誇耀的惡果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羔裘、刺朝也。言古之君子，以風其朝焉」。他知道這首詩所寫的是一位武勇兼備而且正直的君子，但他從政教的觀點來看，反而講成「刺朝」了。朱熹就比較客觀，他說：「言此羔裘潤澤，毛順而美，彼服此者，當生死之際，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，而不可奪。蓋美其大夫之辭；然不知其所指矣」。其實，所指的就是「洵直且侯」，「舍命不

(58)

淪」，「孔武有力」，「邦之司直」，「邦之彥兮」的人，沒有別的。姚際恒說：「此鄭人美其大夫之辭，不知何指」，是隨着朱熹說的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美君子。而此君子爲何人，則本事已亡」。假如我們要不是發現作者，這位君子是誰，恐怕永遠不會知道的。

四、清 人

清人在彭，駟介旁旁。二矛重英，河上乎翱翔。

清人在消，駟介惠惠。音標。二矛重喬，河上乎逍遙。

清人在軸，駟介陶陶。左旋右抽，中軍作好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清人、清丘的人，即吉甫自稱。方輿紀要（卷十六）於清丘下說：「州（開州，即今河北省漢陽縣）東南七十里，邱高五丈。……又施丘在州東北。志云：即衛風所詠「施丘之葛」者。」施丘篇爲吉甫東征時所寫。施丘臨近復關，故詩人用以取興。清丘亦臨近復關，故詩人用以自稱。又據潛夫論志氏姓說：「姑氏女爲后稷元妃，繁育周先。姑氏封於燕」。此燕爲南燕，在今河南省汲縣。唐書卷七十四下宰相世系表：「吉氏出於姑姓。黃帝裔孫伯儵封於南燕，賜姓曰姑。其地在東郡燕縣是也。後改爲吉」。是吉甫的祖籍在南燕。彭、約在今河南省延津、滑縣二境（見朱右曾詩地理徵）。駟介、四匹被甲的馬。旁旁：與載驅篇「行人彭彭」，出車篇「出車彭彭」，北山篇「四牡彭彭」，大明篇「駟驥彭彭」，韓奕篇「百兩彭彭」，駟篇「以車彭彭」之「彭彭」通。彭彭、車馬奔走時的聲音。二矛、一車建二矛，以備折壞。英、矛之英飾，染赤羽爲之。重英、兩層的繮子。翱翔、高低不平地奔馳。女曰雞鳴篇裡有解釋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清人在彭，駕着四匹被甲的馬嘖嘖地在跑。兩支矛上都著着雙層的紅英，在河邊上奔馳。

二章：消、應與彭地很近，但在何處不詳。惠惠、與碩人篇「朱幘惠惠」，角弓篇「雨雪漙漙」，載馳篇「行人儻儻」的漙漙、漙漙或儻儻同義，也是馬跑的聲音。喬、韓詩作鷗，雉之一種。矛柄近上及矛頭受刃處，皆著毛羽。此以鷗羽爲之（馬瑞辰說）。逍遙、詩經裡用逍遙的還有兩篇，一是檜風羔裘，一是白駒。羔裘篇的「羔裘逍遙，狐裘在朝」，就是穿羔裘的人，逍遙在外；穿狐裘的人，舒舒服服地在朝。（請參看我怎樣發現吉甫是詩經作者關於此詩的解釋）。白駒篇是講仲氏與吉甫離婚後要再離，她來看吉甫，吉甫一方面惋惜，一方面希望她能通消息的詩篇，所以講「所謂伊人，於焉逍遙」，所謂的那個人，她遠遠地離開了我。羔裘與白駒的逍遙都作逍遙講，那末，這首詩的「河上乎逍遙」，就是在河邊上遙遠地跑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清人在消，駕着四匹被甲的馬惠惠，地在跑。兩支矛上都著着雙層鷗毛，在河邊上遙遠地

飛跑。

三章：軸、也應該是地名，在什麼地方，不詳。陶陶、與君子陽陽篇「君子陶陶」的「陶陶」同義，也是和樂的意思。駟介陶陶，就是四匹被甲的馬走得揚揚得意。左旋右抽、身左旋，以右手抽矛，以習擊刺（參閱一多說）。中軍、軍中。好、讀去聲，樂的意思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清人在軸，駕着四匹被甲的馬，揚揚得意地在奔跑。向一邊旋轉的時候，右手就抽出矛來擊刺，這樣地在軍中作樂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我們既證明清人就是吉甫的自稱，清人是在練武，那末，不但與擊鼓篇說的「擊鼓其鏜，鼙鼙用兵」相吻合，即與節兮、猗嗟、羔裘三篇所講的也相合。如此，更足證明這些詩篇都是吉甫的自傳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清人、刺文公也，高克好利，而不顧其君。文公惡而欲遠之，不能；使高克將兵而禦于竟。陳其師旅，翱翔河上，久而不召。衆散而歸，高克奔陳。公子素，惡高克進之不以禮，文公退之不以道，危國亡師之本，故作是詩也」。這篇序，完全是依據閔公二年左傳編造出來的。左傳說：「鄭人惡高克，使帥師次于河上，久而弗召；師潰而歸，高克奔陳。（杜注：高克、鄭大夫也。好利而不顧其君，文公惡之，而不能遠，故使帥師而不召）鄭人爲之賦清人」。毛序根據左傳編造了一套話，杜預又根據它來注左傳，便成了一件鐵定的事實。從來說詩的人，都不疑惑這篇毛序。我們曾說：「左傳裡的賦詩，都是唱詩，也就是唱詩篇的一章或兩章，以合自己的用意，根本不是作詩」。從左傳的意思來看，明明是「鄭人惡高克，使帥師次于河上，久而不召；師潰而歸，高克奔陳，鄭人爲之賦清人」，是在「師潰而歸，高克奔陳」之後，鄭人唱清人篇的頭兩章。翱翔、逍遙、既作飛奔與遠遙講，那末是指高克由河上跑了，正合春秋時代士大夫聘問時的賦詩習慣。後人不察，誤認就是作詩，結果，使詩義無法瞭解了。

就拿詩的本義與高克奔陳的故事來說，也不相合。「清人在彭，駟介旁旁」，「清人在消，駟介熙熙」，「清人在軸，駟介陶陶」，都是歡樂的意思，一點也沒有「師潰而歸」的跡象。何況詩中又明明說「左旋右抽，軍中作好」，有什麼「歸」不歸，「奔」不奔的意味呢？現在知道了真正的事跡，詩義就可徹底瞭解了。

五、干、施

子子干施音毛，在浚音峻之郊音高。素絲紕音難之，良馬四之。彼姝者子，何以畀音庇之？
子子干旂音序，在浚之都。素絲組之，良馬五之。彼姝者子，何以予之？

(60)

子子千旌，在浚之城。素絲祝之，良馬六之。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？

【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】

一章：子子、朱傳：「特出之貌」。千、旗杆。旌、牛尾毛。千旌、毛傳：「注毛於千首，大夫之旌也」。鄭箋：「周禮：孤卿建旌，大夫建物，皆注旌焉」。庭燎篇說：「君子至止，言觀其旌」；采芣篇也說：「君子來朝，言觀其旌」，是卿大夫都有他自己的旌。簡兮篇說：「公言錫爵」，羔裘篇說：「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」，是言吉甫已作司直之官，故有自己的旗幟。浚、方輿紀要說：「濮陽城東有浚城，又有寒泉」。濮陽、即今之河北省濮陽縣，與吉甫所居之復陶臨近。寰宇記說：「澶州臨河縣復陶城在南黃河北阜」。朱右曾按說：「臨河故城在開州（即今之濮陽）西六十里」。《見詩地理徵》由此看來，吉甫家住在復陶城，而在浚作司直。凱風篇說：「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有子七人，母氏勞苦」。凱風篇是吉甫西征豳豳時所作，足證他因作司直而將母親移居在浚。郊、郊野。「子子千旌，在浚之郊」，足證吉甫所作的司直不是文官，而是軍中的司直，所以在郊。素絲、即金文中的東絲。首章的「紕之」，二章的「組之」，三章的「祝之」，都是東絲的方法（聞一多說）。素絲紕之、即賜給一紕素絲。良馬四之、就是賜給良馬四匹。彼姝者子、即簡兮篇的「彼美人兮」的美人。界、予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特出的千旌，在浚城的郊野。我得到了一紕素絲，還有良馬四匹。那位美麗的人兒，我贈給她點什麼呢？

二章：旗、九旗之一，畫鳥隼為飾者。都、猶居，人所聚集之處。二章的意義就是：特出的千旌，在浚的集會之處。我得到了一紕素絲，還有良馬五匹。那位美麗的人兒，我贈給她點什麼呢？

三章：旌、說文：「析羽注千首也」，也是千旌的一類東西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特出的千旌，在浚的城池。我得到了一紕素絲，還有良馬六匹。那位美麗的人兒，我怎樣告訴她呢？

【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】

從簡兮篇，我們知道吉甫是「有力如虎，執轡如組」，是「左手執簡，右手秉翟」，他是文武全才，所以得到了爵位。再從羔裘篇，我們知道他是「舍命不渝」，所以得到「邦之司直」的官爵。錫官爵，同時要賜禮品，這篇詩的素絲與良馬就是所得到的賞賜。再從簡兮篇，我們知道他的女友不在跟前，所以說：「云誰之思？西方美人」。她既然不在跟前，所以這首詩說：「何以告之」？詩篇的連屬是多末的自然。

【各家解說的批判】

毛序說：「千旌、美好善也。衛文公臣子多好善，賢者樂告以善道也」。他完全是不顧詩義而在憑空說詩。朱熹說：「言衛大夫乘此車馬，建此旌旌，以見賢者。彼其所見之賢者，將何以界之，而答其禮意之勤乎」？這是根據毛序而又從

詩的表面意義所演出的詩說。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對與不對，所以用「乎」字作結。姚際恒說：「序謂『美好善』，意近是，故向來從之，謂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。然邶風『靜女其姝』，稱女爲姝。鄭風東方之日亦曰『彼姝者子』，以稱女子。今稱賢者以姝，似覺未妥。姑闕疑」。他這個疑問是應該的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此詩本事已亡，義不能詳」。周萬里先生說：「此蓋美貴婦人之詩」，他大概是從「彼姝者子」上着眼，才有這種解說。

六、羔 羊

羔羊之皮，素絲五總音蛇。退食自公，委蛇音移委蛇。

羔羊之革，素絲五總音域。委蛇委蛇，自公退食。

羔羊之縫，素絲五總音宗。委蛇委蛇，退食自公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羔羊之皮，即卷羊毛之皮，較普通羊皮貴重。毛傳說：「大夫羔裘」。羔裘即卷羊毛所作之裘。素絲，即千旄篇的素絲。繩、計算絲或線的單位，如說一絛絲，一絛線，現在的北方還有此稱。一絛爲五兩。退食自公，儀禮公食大夫禮：「乘皮束帛以侑賓」。羔羊即乘皮；素絲、猶束帛。此詩之退食自公，即受享於諸侯，以其所受賜之皮幣而歸於家（聞一多說）。委蛇委蛇、韓詩作逶迤，狀其行之緩而從容（馬瑞辰說）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得到了羔羊的皮，又得到了五絛素絲。享宴以後，從公那裡醉薰薰地回來。

二章：革、猶皮、五絛、猶五絛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得到了羔羊的革，又得到了素絲五束。醉薰薰地，從公那裡享宴回來。

三章：縫、恐爲簡之假借；將羊皮縫而爲衣形，今謂之簡，或古時稱之爲縫。如此，「羔羊之縫」始與「羔羊之皮」，「羔羊之革」對稱。總、亦猶絛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得到了一個羊皮簡，又得到了五總素絲。醉薰薰地，享宴後從公那裡回來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羔裘篇既與簡兮、千旄等篇有關，而這件羔裘顯然就是這篇的羔羊皮所作，所以說：「羔裘如濡，洵直且侯」；「羔裘豹飾，孔武有力」；「羔裘晏兮，三英粲兮」。羔裘是從公那裡得來的，穿起來很感光榮。此篇應在簡兮篇之後，羔裘篇之前，因所得者爲羊羔之皮，需要縫製而始可爲裘，故知其先後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(62)

毛序說：「羔羊、鵲巢之功也。召南之國，化文王之政，在位皆節儉正直，德如羔羊也」。完全在說教，那裡在解詩？方玉潤批評毛序說：「小序謂鵲巢之功致，不知何所取意。大序以爲『召南之國，化文王之政，在位皆節儉正直，德如羔羊』。服羔羊則德如羔羊，服狐貉不將狐貉乎？且羔羊亦何節儉正直之有？爲之解者曰：『羊性柔順，逆牽不進，象士之難進易退，以爲正直』。夫以倒退偏強之性爲正直，固大可笑；而節儉二字，仍無著落。則其附會無理可知，而集傳乃承而用之者何哉？」姚氏際恒說：「此篇美大夫之詩，詩人這見其服羔裘而退食，即其服飾步履之間，以嘆美之，而大夫之賢，不益一字，自可於言外想見，此風人之妙致也」。其解委蛇委蛇之神，別有會心，較之諸家，似覺圓通，然素絲五紵、五絨、五總，究竟無說以釋其義」。他所批評的都挺正確；但他認爲此詩是「美召伯儉而能久」，則毫無根據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羔羊、形容仕于公者盛服返家」，較爲接近詩義。

七、騶

騶騶音溝孔阜，六轡在手。公之媚子，從公子狩。

奉時辰牡，辰牡孔碩。公曰：「左之！」舍拔則獲。

遊于北園。四馬既閑。輶音由車鸞鑣音柳，載獫狁音險歇騶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騶、四。騶，赤黑色的馬。孔，甚。阜，壯大。六轡，正義說：「每馬有二轡，四馬當八轡矣。言六轡者，以騶馬內轡納之於軾，故在手者惟六轡耳」。公之媚子，即衛武公當公子時之稱。史記衛世家說：「釐侯卒，太子共伯餘立爲后。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，多予之賂，和以其賂賂士」。我們現在所解釋的都是平陳與宋前在衛國的詩，吉甫與衛公武爲同時人，這些詩都在宣王四年左右所寫。式公是宣王十五年始即位，此時正爲公子。從衛世家的「有寵於釐侯」來看，「公之媚子」，正指爲公子時的武公。由此，我們更可知大叔于田、叔于田兩篇的「叔」，也是指此時的武公，到解釋這兩首詩再爲詳說。狩，毛傳說：「冬獵曰狩」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駕着四匹很大的鐵青馬，手裡拿着六轡。公所喜愛的兒子，跟隨公去多狩。

二章：奉、獻。時，是。辰，應讀慎，五歲爲慎，獸之最大者（王引之說）。辰牡，大牡。左之、公指引公子射的方向。舍、放。拔、拔之假借，矢未銜弦處，一曰括；舍拔、拔與弦會，放矢則拔離弦，故曰舍拔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奉獻這個大的牡獸，大的牡獸大的不得了。公說：「右邊射」，箭一放就射中了。

三章：北園，即淇奧篇的淇奧，見該篇解釋。閑、休閑。遊于北園，四馬既閑，是狩獵後的遊息，所以說「遊」。輶

車、輕車，也就是輔車。鑾、鈴。鑾、馬銜兩端之出於口外者，兩端各繫一鑾，故一馬二鑾，四馬則八鑾。鑾、鑾係於鑾，故曰鑾鑾。獫狁、獵犬名。歇、歇息。驕、即「我馬維驕」之驕，馬名。載獫狁、就是將獫狁載在車上，驕也歇息了，正講狩獵後的情形。前人在歌字上大作考證，全無用處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到北園去遊樂了，四馬都已閑息。響着鑾鑾的輕車，載回了獵犬，驕馬也得以歇息了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從擊鼓篇的「擊鼓其鏜，鼙鼓用兵」，我們知道衛國這時正在練兵，狩獵，在周時就是練兵的一種方式。再從這首詩的「公之媚子，從公子狩」，我們知道這位「媚子」就是為公子時的衛武公。那末，由此詩，更使我們知道大叔于田、叔于田、盧令、淇奥、鶴鳴都是有關衛武公的詩篇，茲再逐篇解釋於下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駉騶、美襄公也。始命，有田狩之事，園囿之樂焉」。因為這篇詩擺在秦風，就認為是美襄公，並且造出「始命」二字，以完成其說。毛傳又附會說：「始命，命為諸侯也，秦始附庸也」。朱熹無解說。方玉潤說：「此詩序謂美襄公，始命有田狩之事，園囿之樂。然時代無可考，詩詞亦不露始命意。惟曰公，則必襄公以後詩也。田獵亦時君恒有事，奚足異？」聞一多說：「紀獵也」。他據統說來，倒還接近事實。

八、大叔于田

叔于田，乘乘下音利。執轡如組，兩驂音慘如舞。叔在藪音叟，火烈具舉，禮音禮當但音當。揚音揚錫暴虎，獻于公所。將音將音將叔無紐音紐，戒其傷女。

叔于田，乘乘黃。兩服上裏，兩驂音杭鴈行。叔在藪，火烈具揚。叔善射忌音忌，又良御忌。抑音抑音抑控忌，抑縱送忌。

叔于田，乘乘鵠音保。兩服齊首，兩驂如手。叔在藪，火烈具阜。叔馬慢忌，叔發罕忌。抑音抑攔音攔忌，抑音抑音抑弓忌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釋文說：「叔于田，本或作大叔于田者，誤」。叔于田有兩篇，一篇長，一篇短，為分別計，後人誤將此篇之前加一「大」字；大即長的意思。叔、老三，指為公子時的衛武公。據史記衛世家說：「釐侯卒，太子共伯餘立為君。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」，只言「弟」，未言第幾個弟弟；以叔字來看，應為三弟。于田、即駉騶篇的于狩。乘馬、四匹馬。

(64)

兩驂、古時一車四馬，中間夾轅之兩馬，謂之兩服；兩服外之兩馬，謂之兩驂。如舞、言馬跑的輕快齊整。藪、叢草所生之處。火烈、烈火。具、俱。舉、起。襜褕、裸露上身。暴虎、暴、搏、一聲之轉，即搏虎。公、釐侯。狙、爾雅釋言：「復也」。戒、防備。「將叔無狃，戒其傷女」，是公所講的話，就是：以後不要再這樣，防備傷了你。慈愛之情，溢於言表。由此可以瞭解駢駢篇說的「公之媚子」的「媚」字的意思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老三在打獵，駕着四匹大馬。拿着韁繩就像拿着絲繩，兩驂輕快地齊整地在奔騰。老三到了草原，猛火已經燃着。他赤着上身與虎搏鬥，把虎獻到公所在的地方。公說：「以後不要再這樣了，小心虎傷害了你！」

二章：乘黃、四匹黃馬。上、前。襄、駕；上襄，謂服馬較驂馬稍前。兩驂鴈行、兩匹服馬在內稍前，兩匹驂馬在外稍後，像鴈的行列一樣。具揚、猶俱舉。忌、語助詞。抑、噫、古通，歎詞。磐控、雙聲聯縣字，磐即控，言止馬。縱送、疊韻聯縣字，送即縱，言驂馬（馬瑞辰、俞樾說）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老三在打獵，駕着四匹黃馬。兩匹服馬在前邊，兩匹驂馬稍靠後，像飛一樣奔騰。老三在草叢裡，猛火升起來了。老三真會射呀，又會駕呀。說止、馬說止；說走、馬就走。三章：錡、錡之假借，驪白雜色的馬。兩服齊首、就是兩匹服馬的頭是平行的。兩驂如手、就是兩匹驂馬像兩手一樣的運用靈活。阜、猛烈，形容火。發、射。叔馬慢忌、叔發罕忌、言馬慢射稀，狩獵即將結束的意思。邇、箭箚之蓋。釋邇、即將箭箚解掉。邇、輶之假借，弓囊；此作動詞，謂將盛弓於囊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老三在打獵，駕着四匹驂馬。兩匹服馬跑得齊齊整整，兩匹驂馬就像兩隻手一樣那樣靈活。老三在草叢裡，猛火都在升着。老三的馬慢慢地停下來了，老三的箭也射的少了。箭箚解下了，弓也藏到囊子裡了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駢駢篇是講叔——即「公之媚子」——從公子狩的前後；這首詩是講叔在狩獵時的勇猛情形。同時，也表現出公是怎樣地喜歡他的兒子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大叔于田、刺莊公也。叔多才而好勇，不義而得衆也」。詩言「襜褕暴虎，獻于公所」，赤着上身與虎搏鬥，搏得虎後又獻之給于公，有什麼「不義」的地方呢？並且公說：「將叔無狃，戒其傷女」，公對叔愛護備至，又有什麼可「刺」之處呢？因為這首詩擺在鄭風，後來解詩的人也都在鄭叔段身上作文章。如方玉潤說：「案此詩與前篇（即叔于田）同爲刺莊公縱弟游獵之作。但前篇虛寫，此篇實寫；前篇私游，此篇從獵，而愈矜其勇也。詩曰「襜褕暴虎，獻于公所」，暴虎危事，太叔至親，而叔以此驕其兄。則恃勇無君之心，已可概見。莊公時，不惟不怒其無禮，而且勞而慰之曰：「將叔無狃，戒其傷女」，豈真愛之耶？實縱之以蹈於危耳。詩人窺破此隱，故特咏之，以爲誅心之論，如春秋書法

，微意所在也。若謂國人愛之，而恐其或傷，則好勇不義之人，人又何愛之有耶？至其詞氣之工，則姚氏所謂描摹工豔，舖張亦復淋漓盡致，便爲長揚羽獵之祖，庶幾能識作者苦心云」。那裡是在解詩，而是八股先生在作翻案文章。

九、叔于田

叔于田，巷無居人。豈無居人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仁。

叔于狩，巷無飲酒。豈無飲酒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好。

叔適野，巷無服馬。豈無服馬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武。

「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」

一章：洵，信，與宛丘篇「洵有情兮」的「洵」同義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老三在田獵，巷子裡就沒有了居人。怎麼會沒有居人呢？沒有像老三那樣的漂亮而仁人。

二章的意思就是：老三在狩獵，巷子裡就沒有了飲酒的人。怎麼會沒有飲酒的人呢？沒有像老三那樣的漂亮而好人。

三章：野、郊野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老三在郊野，巷子裡就沒有了服馬。怎麼會沒有服馬呢？沒有像老三那樣的漂亮而且勇武。

而且勇武。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很顯然，這一篇所讚美的「叔」也就是大叔于田篇的「叔」。史記衛世家說：「武公即位，修康叔之政，百姓和集」，足證武公的愛民與受人的愛戴；他爲公子時的情形，可想而知。又說：「釐侯多予之賂，和以其賂賂士，以襲攻共伯於墓上」。

「和以其賂賂士」是一回事，在前；「襲攻共伯於墓上」是一回事，在後。假如是同時的事，釐侯絕對不會臨死的時候，給和很多錢，讓他用這些錢去賄賂武士來殺他的長子共伯。既是兩回事，可知武公平時對士的恩德，所以士才這樣地讚美他。這些士裡，吉甫就是一位。

「各家詩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叔于田，刺莊公也。叔處于京，繕甲治兵，以出于田，國人悅而歸之」。這篇序是根據左傳裡的一個故事而來的。左傳隱公元年說：「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莊公，及共叔段。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請於武公，公弗許。及莊公即位，爲之請制，公曰：『制，巖邑也。號叔死焉，他邑唯命』。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邑。大叔祭仲曰：『都城過百雉，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、不過參國之一。中、五之一。小、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』。公曰：『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』對曰：『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

之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』。公曰：『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』對曰：『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

(66)

蔓，蔓難圖也。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？君曰：『多行不義，必自斃，子姑待之』。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，公子呂曰：『國不堪貳，君將若之何？欲與大叔，臣請事之。若弗與，則請除之，無生民心』。公曰：『無庸，將自及』。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『可矣，厚將得衆』。公曰：『不義不暱，厚將崩』。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，將襲鄭，夫人將啓之，公聞其期，曰：『可矣』。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鄆。五月，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因爲這段故事發生在鄭國，詩又在鄭風，同時又有『大叔』的名子，這不是千真萬確的憑證麼？後來說詩的人也都不敢不相信，爭辨的只是『刺』與『不刺』而已。我們只引方玉潤的詩說，就可見出一般。他說：『小序以爲刺莊公，集傳及諸家皆謂無刺莊公意。其實，此詩的刺莊公無疑。叔之恃寵而驕，多行不義，誰則使之？莊公實使之也。詩人不必明斥公非，但極力摹寫叔之游獵無度，則其平日之遠君子，而狎伍小人也可知。即叔之驕縱無忌，實莊公故縱其惡之意亦可見。不然，叔以國君介弟之親，京城大叔之貴，其所好者，不應在馳騁弋獵地也。其所交者，更不宜近飲酒服馬儔也。而何以日事田獵，至于巷無居人飲酒，以及服馬之不足相勝乎？曰『美且仁』，『美且好』，『美且武』者，詩人故爲此誇大詞，以動莊公，使其早爲之備，亦如公子呂所云『欲與大叔，臣請事之；若弗與，則請除之，無生民心』之意云耳。而謂此不義人，真能得衆心歟？讀詩者，慎勿泥其辭而昧其義焉可也！』他是在發議論呢？還是在解詩？他自己不照詩義來解，反而勸人不要『泥辭而昧其義』，真主觀到了極點！

十、盧 令

盧令令，其人美且仁。

盧重環，其人美且鬢。音權。

盧重鋠。音梅，其人美且偲。音期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盧、盧之假借，黑色的犬（聞一多說）。令令、即鈴鈴，頸下環聲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獵犬的環鈴在響。他的爲人呀美而且仁。

二章：重環、子母環，田犬所佩。鬢、鄭箋：『當讀作權，（馬瑞辰云：權者作權。）權、勇壯也』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獵犬的重環在響。他的爲人呀美而且勇。

三章：鋠、一環貫一小環。偲、有才智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獵犬的太小環子都在響。他的爲人呀美而且智。

〔詩義分析與篇章的連屬〕

此詩「美且仁」，「美且馨」，「美且德」與叔于田篇的「美且仁」，「美且好」，「美且武」完全一樣，所讚美的當係一人。且都是在狩獵的時候讚美，與叔于田篇爲同時之作，當無問題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盧令、刺荒也。襄公好田獵畢弋，而不修民事，百姓苦之，故陳古以風焉」。周人尙武，漢人尙文，到了漢時，就認田獵爲荒政，這完全是拿後人的眼光來看詩。假如是刺荒的話，怎麼反而讚美呢？朱熹也跟着毛序說：「此詩大意與還略同」，而對這篇解釋說：「獵者交錯於道路，且以便捷輕利相譽如此，而不自知其非也。則其俗之不美可見，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」。他也是從「荒」的觀點來看。姚際恒引何玄子說：「公羊傳載莊四年，公與齊侯狩于禚。左傳載莊八年，齊侯田于貝丘，見大豕，從者曰：『公子彭生也！』公怒，射之，豕人立而啼。公懼，墜于車，因遂爲無知所殺。此足爲襄公好田之證」。因爲這首詩擺在齊風，就從齊國找出這段故事來證詩，而實際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。前人解詩，就是在這些圈子裡打轉。同時也可看出，國風之分是怎樣在東縛人們的思考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稱美獵者」，對了。

十一、淇 奧

瞻彼淇奧，音郁，綠竹猗猗。音以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僞兮，赫兮咺兮，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諼兮！音宜兮！

瞻彼淇奧，綠竹青青。音青。有匪君子，充耳琇瑩，會兮快兮如星。瑟兮僞兮，赫兮咺兮，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諼兮！瞻彼淇奧，綠竹如簕。音責。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璧。寬兮綽兮，猗重較兮。善戲謔兮，不爲虐兮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奧即澳之省，水灣。淇奧、方輿紀要（卷四十九）淇園注說：「在縣西北。地名禮河社。漢武帝塞瓠子河，下淇園之竹以爲隄。東漢初，寇恂爲河內太守，講武肄射，伐淇園之竹，爲矢百餘萬。章帝建初七年，幸淇園。今廢」。此處所謂「縣西北」，即淇縣的西北。又卷十六注衛縣城說：「縣西五十里，古朝歌也。殷武乙所都，村因之，亦曰洹邑。周武王滅殷，封其弟康叔於此」。此處之縣指河南省的濬縣。淇園在現在的濬縣西五十里，亦即淇縣的西北，所謂「淇奧」者即此。駟騷篇說的「遊于北園，四馬既閑」的「北園」就是這個淇園，因爲它在朝歌的北面。猗猗、美盛貌。匪、彼。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、形容一個人的人品像用刀那樣的切過，用錯刀那樣的磋過，用鑿子那樣的琢過，用礪石那樣的磨過。瑟、矜莊貌。僞、威武貌。赫、咺、都是顯赫。終、永。諼、忘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瞻那淇河的灣頭，長着一片青

(68)

青的綠竹。有一位那樣的君子呀，像刀切過，像錯槌過，像鑿琢過，像礪石磨過。莊嚴而且威武，顯赫而且喧要，像那樣的一位君子呀，我是永遠忘記不了他！

二章：青青，即菁菁，茂盛貌。充耳，古人的帽子，名目甚多，內中最尊貴的一種叫冕，一種叫弁。冕與弁加在髮髻上時，都要橫着插上一根簪子來維持着，使它穩固。這簪子，他們叫作笄。從笄的兩端各用一條名叫紒的絲繩，垂下兩顆玉來，叫作瑱。因為兩瑱正當左右兩耳旁邊，所以一名充耳，又名塞耳。琇瑩、美玉名。充耳琇瑩，就是以琇瑩作充耳。會弁如星，弁是會合兩塊白鹿皮製成的，後世稱為鹿皮冠。鹿皮會合處的前後兩條縫中，綴上兩行玉石，閃閃發光，便和星子一樣（以上均係闕一多說）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瞧那淇河的灣頭，長着一片茂盛的綠竹。有一位那樣的君子呀，琇瑩作充耳，皮弁上的寶石像星。莊嚴而且威武，顯赫而且喧要，像那樣的一位君子呀，我是永遠忘記不了他！

三章：簪、簪。綠竹如簪，就是密密地像簪一樣。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璧、金、錫、圭、璧，都是貴重光亮的東西，用來形容君子的容貌。寬、綽，都是寬裕的意思，形容君子在戎車上的形態。猗、禮記曲禮正義，荀子非相篇楊注，文選西京賦李注引詩都作「倚」。重較，較是車箱兩旁高出軾上的部位。戰車立乘，乘車者的身體可以倚靠在較上，所以又叫作倚。《屈著詩經釋義有附圖》戲謔、開玩笑。膚，甚（馬瑞辰說）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瞧那淇河的灣上，長着一片密密的綠竹。有一位那樣的君子呀，像金、像錫、像圭、像璧。寬寬鬆鬆地靠在重較上。他喜歡開人家玩笑，可是並不太利害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騷賦篇主要的在寫「公之媚子，從公子狩」，並不是寫公。所以末章的「遊于北園，四馬既閑」，也是指公子而非指公。這一首詩的「淇奥」既在朝歌之北，甚而我們疑心，「淇奥」就是「淇園」的假借，實在是一個地方。那末，這首詩當然是讚美「公之媚子」的詩，也就是讚美為公子時的衛武公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淇奥、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聽其規諫，以禮自防，故能入相於周，美而作是詩也」。這次讓毛序猜對了。我所以說他是猜，因為這篇詩擺在衛風而且他的作序是依據關雎序的「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」，故認為是武公。然只猜對了一半。因為這是為公子時的武公，並不是即位後的武公，尤其不是佐平王時的武公。他既入相於周，怎麼還會在淇奥上呢？後人每以武公弑兄篡位，不足以當此詩之美；事實上，此時的武公還未即位。

十二、鵲 鳴

鵲鳴于九臬，聲聞于野。魚潛于淵，或在于渚。樂音格彼之園，爰有樹檀，其下維蘄。言托。他山之石，可以為錯。

鵲鳴于九臬，聲聞于天。魚在于渚，或潛于淵。樂彼之園，爰有樹檀，其下維穀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臬、毛傳：「澤也」。(馬瑞辰有說)。潛、沉。淵、水深處。渚、水池。樂彼之園、此園即駉駉篇的「北園」，亦即淇奥篇的「淇奥」。樹檀、檀樹。華爲樺之假借，棘名(王引之說)。錯、礪石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鵲在大澤裡鳴叫，聲音達到了四野。魚沉在深水裡，或在小池裡。我喜歡那個園子裡，長了一棵檀樹，下邊長着樺棘。別處山上的石頭，可以作爲我的礪石。

二章：穀、方玉潤引陸璣說：「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」。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，又擣以爲紙，謂之穀皮紙，即今之桑皮紙。攻、錯，磨治的意思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鵲在大澤裡鳴叫，聲音達到了天上。魚在小池子裡，或沉在深淵。我喜歡那個園子裡，長了一棵檀樹，下邊長一棵穀桑。別處山上的石頭，可以磨治我這塊玉石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詩言「爰有樹檀，其下維穀」，「爰有樹檀，其下維穀」，檀是大樹，樺棘與穀桑都是柔弱的小樹，意思就是樺棘與穀桑都受着檀樹的庇護。象徵作者自己受着武公的庇護。此與頌弁篇說的「葛與女蘿，施于松柏」，「葛與女蘿，施于松柏」的象徵意義完全相同。所以下邊接着說：「他山之石，可以爲錯」，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。他山之石，意指武公，可以磨練他，可以教導他。這首詩，仍然是讚美武公的。這首詩的「園」就是駉駉篇的「北園」，也就是淇奥篇的「淇奥」。吉甫總喜歡將人比玉，野有死麕篇，「有女如玉」；白駒篇「其人如玉」的玉是指仲氏；汾沮洳篇「彼其之子，美如玉」小戎篇「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」的玉，是指他自己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鵲鳴，誨宣王也」。毛傳說：「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」。詩言「他山之石，可以爲錯」，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，明明是求人教誨的意思，那裡有一點「誨宣王」，或「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」的意義呢？後人關於這首詩的解說雖多，然都不出教誨與招隱的範圍，不必再爲引述。

十三、兔 宣

肅肅兔置，晉置，極晉之丁丁。晉爭。赴赴武夫，公侯干城。

肅肅兔置，晉移于中遠。赴赴武夫，公侯好仇。

肅肅兔置，施于中林。赴赴武夫，公侯腹心。

(70)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肅肅，縮縮之假借；縮縮，密貌（馬瑞辰、聞一多說）。兎，方言：「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。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虺」（注：左傳作菟，釋文音烏徒），是兎爲虺之省，後人誤認爲兎。置、網。兎置、虎網。核之丁丁、檠檠於地，張網其上，使網能發丁丁響聲爲止。赴赴、雄赴赴。武夫、武士。干、開之省假；開、垣。公侯千城、就是公侯的垣城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密密的虎網，緊密得可發丁丁的響聲。雄赴赴的武士，可爲公侯的垣城。

二章：施、安置。達、韓詩作廋；說文：「廋、九達道」，即老虎來往經過之道。中廋、廋中。仇、同迷；迷、匹。好仇、猶言良伴（屈萬里先生說）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密密的虎網，安置在老虎來往的道上。雄赴赴的武士，可爲公侯的良伴。

三章：中林、猶云中野，與上章中達爲對（馬瑞辰說）。腹心、心腹，捨得拼命的人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密密的虎網，安置在郊野。雄赴赴的武士，可爲公侯的心腹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大叔于回篇說「禮謁暴虎，獻于公所」，這是講「叔」在搏虎。叔就是爲公子時的衛武公。這首詩也是講搏虎，當武公搏虎時，自然有武士在旁協助，所以武士自認爲是公侯的垣城，公侯的良伴，公侯的心腹。這首詩，是吉甫對衛武公效忠的表示。與羔裘篇說的「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」是一個意思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兎置、后妃之化也。開雕之化行，則莫不好德，賢人衆多也」。鄭箋又解釋說：「置兎之人，鄙賤之事，猶能恭敬，則是賢者衆多也」。漢儒本來是以詩經作政治教化的教科書，而又誤解了這個「兎」字，於是產生這種不着邊際的說詩。後人不得其解，也只有跟着這樣說。朱熹說：「化行俗美，賢才衆多，雖置兎之野人，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，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。而文王德化之盛，因可見矣」。姚際恒說：「小序謂『后妃之化』，武夫與后妃何與？益迂而無理。胡休仲曰：『誦此篇之義，必有人焉當之。如文王狩獵而得呂望之類也……』。其說特爲有見，可謂不隨附和者也。按墨子曰：『文王舉閼天、太顛于罟網之中，西土服』，金仁山主其說，近是也」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稱美武士之辭」；而實際是武士對公侯效忠之辭。

十四、采 綠

終朝采綠，不盈一掬。言采。子變曲局，薄言歸沐。

終朝采藍，不盈一擔。言說。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。言占。

之子于狩，言褭其弓。之子于釣，言綸之繩。

其釣維何？維魴及鱖。言說。維魴及鱖，薄言觀者！

「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」

一章：綠、菰之假借；說文：「菰，王芻；又云蓋草也」。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：「蓋草一名黃草，以其可染黃也」。此時第二章采藍，正與黃對。弼通掬，與椒聊篇「繁衍盈掬」之「掬」同。局、拳曲；曲局、髮亂而拳曲。薄言、迫而，與采菰篇「薄言采之」之「薄言」同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採了整個早上的王芻，還是不滿一掬。我的頭髮亂得一團糟了，急迫地需要回去沐浴。

第二章：藍、草名，可以染藍。襜、衣前襟。詹、至。第二章的意思就是：採了整個早上的藍，還是不滿一兜。說是五天就要回去，現在六天了還不能來到。

第三章：褭、盛弓於囊。綸、繩名，亦爲糾繩之稱。糾其繩，與褭其弓句法相類。第三章的意思就是：狩獵的人，弓已經收起來了；釣漁的人，釣絲也纏起來了。

四章的意思就是：釣到了什麼呢？是魴魚是鱖魚。是魴是鱖，看的人快來看呀！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從駢賦、大叔于田、叔于田、淇奧、盧令、鶴鳴、兔置一路解下來的詩篇，都是講狩獵，這首詩也說「之子于狩」。駢賦篇說：「遊于北園，四馬既閑」，北園就是淇奧，也就是鶴鳴篇「樂彼之園」的「園」。北園在淇水邊上，有淵有渚，可以垂釣，這首詩講到釣，故知此詩屬於此時。詩經裡講到從狩的，一是吉日篇說的「漆沮之從，天子之所」，這是西征獵猶時隨宣王出狩。二是車攻篇說的「建旌設旆，搏獸于敖」，這是南征荆蠻時隨方叔的出狩。兩次情形與此次都不同。到解釋那些時的詩篇時，就可知道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采綠、刺怨曠也。幽王之時，多怨曠者也」。詩裡那一點顯出與幽王有關係呢？難道文王的時候就沒有怨曠麼？毛傳又從而傳會說：「怨曠者，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。而刺之者，識其不但憂思而已，欲從君子于外，非禮也」。詩言「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」，出狩原定五天，六天還沒有回去，就算「行役過時」麼？行役的時間就這麼短暫麼？毛傳又於「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」下注說：「婦人五日一御」，什麼地方與什麼時候有這個法令呢？鄭箋更是胡扯說：「婦人過于時乃怨曠。五日六日者，五月之日，六月之日也。期至五月而歸，今六月猶不至，是以憂思」。增義解經到這種程

(72)

度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！朱熹說：「婦人思其君子，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掬者，思念之深，不專於事也。又念其髮之曲局，於是舍之而歸沐，以待其君子之還也。」如他所說，「子髮曲局，薄言歸沐」，是指男的呢，還是女的呢？如果是女的，那末，「之子于狩，言赆其弓；之子于釣，言綸之繩」，又是誰呢？難道也是女的麼？根本不看詩義，蔽着眼睛在說詩！然而這樣的胡扯，竟影響了幾千年！拿姚際恒與方玉潤這樣勇於疑古的人，也跳不出這個圈套。姚際恒僅敢說：「此婦人思其夫之不至，既而叙其室家之樂，不知何取義也」。方玉潤仍是根據毛序說：「逃婦人思夫期逝不至也」。屈萬里先生說：「此蓋勞於事人者而思慰息之詩」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

十五、采 芣

于以采芣，于沼于沚。于以用之？公侯之事。

于以采芣，于澗之中。于以用之？公侯之宮。

被之僮僮，夙夜在公。被之祁祁，薄言旋歸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于，在。以，何。采芣，詩經裡用「采芣」的，除此篇外還有兩篇，就是七月與出車。七月篇說：「春日遲遲，采芣祁祁；女心傷悲，殆及公子同歸」。出車篇說：「倉庚喈喈，采芣祁祁。執訊獲醜，薄言旋歸」。在這三篇裡凡提到采芣時都與「歸」有關；然從什麼地方「歸」來呢？出車篇說：「執訊獲醜，薄言旋歸」，是由戰爭結束而歸來。如此講來，芣與戰爭有關。芣是返的協音，也就是返的雙關語，如福用蝠，祿用鹿，早用棗，憐用蓮的雙關義一樣。因為芣有返的雙關義，所以第二章說：「被之祁祁，薄言旋歸」。采芣既為采返，那末，「公侯之事」的「事」應為戰事，與「王事」的意義相同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在什麼地方採芣呢？在小池子裡，在渚裡。在什麼地方用它呢？是為公侯的戰事。

二章：宮，宗廟。古時出征要先祭宗廟，所以第二章的意義是：在什麼地方採芣呢？在小河溝裡。在什麼地方用它呢？公侯的宗廟裡。

三章：被，披之假借。僮僮，祁祁，都是多貌。夙夜在公，詩經裡用此語的，除此篇外，還有小星與騶兩篇。小星篇說：「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」；有騶篇說：「夙夜在公，在公飲酒。振振鷺，鷺于飛。鼓咽咽，醉言歸」。小星提到「征」，有騶提到「歸」，這一篇也提到「歸」，「夙夜在公」是為公而出征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把芣披得多的，好從早到晚為公；把芣披得多的，好打了勝仗趕緊回來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從簡兮篇的「公言錫爵」，駢聯篇的「公之媚子，從公于狩」，大叔于田篇的「獻于公所」，兔置篇的「公侯干城」，羔羊篇的「自公退食」的「公」都指衛公，那末，這首詩的「公」也是指衛公。因為在詩經裡「公」與「王」分得很清楚，他爲王出征的時候，總是提到「王」，爲公出征的時候總是提到「公」。詩經裡爲公出征的有兩次：一爲衛公，就是這次的平陳與宋；一是爲魯公，是在東征齊魯的時候。采芣爲出征的準備，故繫於衛國的平陳與宋之前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采芣、夫人不失職也。夫人可以奉祭祀，則不失職矣」。這是對詩義不得其解的隨意猜測。詩篇裡那一點顯出夫人的意味呢？姚際恒說：「按射義云：『士以采芣爲節，樂不失職也』，明襲偽說，非附會而何？大序謂：『夫人奉祭祀』，涉泛。集傳載或曰：『后夫人親蠶之禮』，此出陸農師說。謂『芣、白蒿，今覆蠶尚用蒿』，此說近是。七月篇『采芣祁祁』又承采桑之下，亦可證也」。芣固可養蠶，但與「旋歸」有什麼關係呢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此其所以解不通的緣故。

十六、采蘋

于以采蘋？南澗之濱。于以采藻？于彼行潦。

于以盛之？維筐及筥。音宮。于以湘之？維鋤及釜。

于以奠之？宗室牖下。誰其尸之？有齊音齊季女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蘋、淨萍，與平同音，故與平爲雙關義。藻、水藻，與早同音，故與早爲雙關義。行潦、小河溝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在什麼地方採蘋呢？南澗的邊上。在什麼地方採藻呢？在那個小河溝裡。

二章：筐、筥、竹器，方者曰筐，圓者曰筥。湘、韓詩作觴，音商，煮也。釜、即現今的鍋。鋤、三足釜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用什麼東西盛它？用筐用筥。在什麼地方煮它，在鍋在鋤裡。

三章：奠、置。宗室、宗廟。牖下、窗戶下。尸、主，與祈父篇「有母之尸饗」的「尸」同義。齊、齊之省借，好貌。季女、詩經裡用季女的，除此篇外，還有候人與車靈兩篇。候人篇說：「齊兮將兮，南山朝隴。婉兮變兮，季女斯飢」。車靈篇說：「間關車之聲兮，思變季女逝兮」。這三篇的季女，都是仲氏。候人篇是南征淮夷時求婚未遂的詩篇，車靈篇是仲氏要改嫁時再來看青甫的詩篇，而此篇是平陳與宋動身時的詩篇。季女是少女。在平陳與宋的詩篇裡所寫的仲氏，還是一位天真無邪，只知玩笑的小女孩，與此季女正吻合。有齊季女、就是有一位漂亮的小姑娘，與平陳與宋時詩裡的美

(74)

人又相合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在什麼地方安置它，在宗廟的窗戶下。誰來主持這事呢？有一位漂亮的小姑娘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將采蘋與采蘋兩篇擺在一起，可以發現周人出征時的情調。古人迷信，總是找些同音字來取吉利；在出征時，希望征人快點回來就披些蘋；希望平平安安地早點回來，就喝點浮蘋與水藻的湯。采蘋篇的「于以用之，公侯之事」，「于以用之，公侯之宮」，是講出征前的祭祀，「被之祿祿，薄言旋歸」，是臨開拔前的盼望。采蘋篇的「于以奠之，宗室牖下」，講的也是祭祀。可知這兩篇是出發前的作品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采蘋、大夫妻能循法度也。能循法度，則可以承先祖，共祭祀矣」。姚際恒批駁說：「小序謂『大夫妻能循法度』。按射義云：『卿、大夫以采蘋爲節，樂循法度也』。序襲之。其云『大夫妻』，非也。古者五十始爲大夫，其妻安得稱『季女』耶？大序謂『承先祖共祭祀』，尤汎。且大夫主祭，妻助祭，何言『尸』乎？毛傳曰：『古之將嫁女者，必先禮之于宗室，牲用魚，芼之以蘋、藻』。鄭氏曰：『古者婦人先嫁三月，祖廟未毀，教于公宮；祖廟既毀，教于宮室。教以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。教成之祭，牲用魚，芼之以蘋藻，所以成婦順也』。此皆昏義文，毛、鄭引之以解此篇合。然又有別。毛、鄭惟知以禮解詩，而不知詩在前，禮在後，蓋禮之本詩爲法也。吾用禮之本詩爲說者以解詩，非以禮解詩也」。他批評毛序是正確的；然他的解釋猶未確，因爲他根本看錯了詩的用途。

十七、桑 中

采唐矣，沫之鄉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姜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采麥矣，沫之北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弋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采葑矣，沫之東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庸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采、於。唐、蒙菜，即女蘿，又名菟絲。沫、水經注引晉書地道誌說：「朝歌故城本沫邑」。又引括地志說：「朝歌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，衛縣西二十二里」，衛縣即今河南省的衛縣，與淇縣臨近。孟姜、孟弋、孟庸，皆爲託名，而實指仲氏。上宮、方輿紀要卷十六注「上宮臺」說：「衛縣北有苑城，其東二里爲上宮臺，衛風所云：『要我乎上宮』者也」，地近可信。淇水、水經注說：「其水南流，東屈逕朝歌城南。晉書地道記曰：『本沫邑也』」。詩云「采唐矣，沫之鄉矣」。又說：「淇水又北屈而西轉逕頓丘北，故關駟云：『頓丘在淇水南』」。詩所謂「送我乎淇，至於頓丘」者也。

。「送子涉淇，至於頓丘」兩句，出自淇篇。吉甫的家住在頓丘附近的復關，故由淇水送他到頓丘。如此講來，由淇縣可由淇水直達頓丘。「送我乎淇之上矣」，是送他在淇水乘船回家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我之採摘芣苢呀，在沫邑的鄉下。想念的是誰呢？是美麗的姜家姑娘呀。她會在桑中等待我，她會在上宮約會我，並會送我搭淇水的船回家呀。

二章：弋姓，即似姓，夏后氏之後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我之採摘麥子呀，在沫邑的北邊。想念的是誰呢？是美麗的弋家姑娘呀。她會在桑中等待我，她會在上宮約會我，她會送我搭淇水的船回家呀。

三章：葑、蔓菁。庸即鄭姓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我之採摘蔓菁呀，在沫邑的東邊。想念的是誰呢？是美麗的庸家姑娘呀。她會在桑中等待我，她會在上宮約會我，她會送我搭淇水的船回家呀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在解淇奧篇的時候，我們曾考證出淇奧就是淇園，淇園在淇縣的西北，這首詩說「沫之北矣」，「沫之東矣」，也點出了地望，而且是同一的地點。不成問題，這首詩在出狩北園的時候所寫，與淇奧篇為同時之作。再者，采綠篇說：「五日爲期，六日不廢」，現在我們知道它的真正意義了。他與仲氏約好五天見面，現在六天了還不能回去，那末，采綠篇與此詩也是同時同地的作品了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桑中、刺奔也。衛之公室淫亂，男女相奔，至于世族在位，相竊妻妾，期於幽遠，政散民流而不可止」。此說毫無根據。姚際恒的批駁至爲正確。他說：「按左傳成二年：『巫臣盡室以行，申叔跪遇之曰：『夫子有三軍之懼而有桑中之喜，宜將弱妻以逃者也』。大序本之爲說。傳所謂桑中固指此詩，然傳因巫臣之事而引此詩，豈可反據巫臣之事以說此詩，大是可笑！』傳斯年先生說：『桑中男女相愛之詩』，甚是。

十八、十畝之間

十畝之間兮，桑者閑閑兮。行、與子逝兮。

十畝之外兮，桑者泄泄兮。行、與子逝兮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十畝、地名。現在的北方農民，如我的家鄉河南省濟源縣還以他的畝數多少來定地的名稱，如地是八畝就稱爲八畝地，地是十八畝，就稱爲十八畝地。十畝之間、就是十畝地之間。桑者、採桑的人。閑閑、優閑自得貌，與皇矣篇「臨衝閑閑」的「閑閑」同義，意即閑着的衝。行、走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十畝地的裡邊，優閑地採着桑葉。你要是走的話

(76)

，我同你一道兒去。

二章：泄泄、詩經裡用「泄泄」的，除此篇外，還有雄雉與板兩篇。雄雉篇說：「雄雉于飛，泄泄其羽」，用泄泄形容羽。板篇說：「天之方蹶，無然泄泄」，毛傳說：「泄泄、猶沓沓也」。說又：「沓、語多沓沓也」。『無然泄泄』，是不要多發空論的意思。此詩泄泄與閑閑對稱，當為連續不斷之意。桑者泄泄兮，就是一方面採桑，一方面談個不停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十畝地的外邊，一方面採着桑，一方面談個不停。你要是走的話，我同你一道兒去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首詩一定要與桑中篇一起來看，才能知道它的真正意義。桑中篇說「期我乎桑中」，就是她等待我在桑田裡。但他所以約她在桑中相見，是他要從這裡回復關，所以又說「送我乎淇之上矣」。此詩的「桑者閑閑兮」，「桑者泄泄兮」，是形容他們在桑田裡的情話連連，說個不完。但男的要回去，所以又說：「行、與子逝兮」，你要走的話，我同你一道兒去，就是送他到淇河去上船。但桑中篇是在淇園時回憶之作，所以十畝之間篇應在前，而桑中篇後應在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十畝之間、刺時也。言其國削小，小民無所居焉」。鄭箋又隨而附會說：「古者一夫百畝，今十畝之間，往來者閑閑然，削小之甚」。馬瑞辰就批駁說：「一夫百畝，魏雖削，未必僅止十畝」。朱熹說：「政亂國危，賢者不樂仕於其朝，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，故其辭如此」。姚際恒又批駁朱熹說：「此類刺淫之詩，蓋以『桑者』為婦人；古稱採桑皆婦人，無稱男子者。若為君子思隱，則何為及於婦人耶？毛傳解閑閑之義曰：『閑閑然男女無別，往來之貌』，蓋已知桑者為女子，微見其意矣。曹植詩：『美女妖且閒，採桑歧路間』，亦得此意。古西北之地多植桑，與今絕異，故指男女之私者必曰『桑中』也。此篇寫桑者閑閑之態，而行將與之還而往，正類其意。不然，則夫之稱呼其妻，亦未可知也。因歎此詩若雜在鄭風中，集傳必以為淫詩，今在魏風，遂不之覺。于此見其有耳而無目。則其謂鄭風為淫詩者，其非淫詩可知也！」實際上姚際恒也是在猜度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男女相悅，而言同歸」，有點接近。

十九、蕻 兮

蕻 兮 蕻 兮，風其吹女。 蕻 兮 伯兮，倡、予和女。

蕻 兮 蕻 兮，風其吹女。 叔兮伯兮，倡、予要女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蕻、鶴鳴篇「其下維蕻」的蕻，王引之證明應為樺之假借。此詩之蕻，亦應為樺之假借。女、即汝，指蕻言。

叔、老三；伯、老大。倡、唱。下女字，指叔伯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薤樹呀，薤樹呀，風在吹你。老大老三呀，要是歌唱的話，我來和你們。

二章：漂、同颺。要、成，即歌唱時的幫腔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薤樹呀，薤樹呀，風在颺你。老大老三呀，要是歌唱的話，我來幫你們。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我們在解桑中篇時，曾說「沫之北」，「沫之東」，就是指淇園。該詩說：「爰采唐矣，沫之鄉矣。云誰之思，美孟姜矣」；「爰采麥矣，沫之北矣。云誰之思，美孟弋矣」；「爰采葑矣，沫人東矣。云誰之思，美孟庸矣」，可知吉甫與仲氏曾在淇園遊玩過。鶴鳴篇說：「其下維薤」，使我們聯想到這篇詩的「薤」。他們曾在淇園玩過，因以薤為興，而有此詩之作。這首詩是以女的口氣來歌咏他們在淇園遊唱的情形。不過，此篇如同十畝之間一樣，也是在桑中篇之前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薤兮、刺忽也。君弱臣強，不倡而知也」。毛傳說：「不倡而和，君臣各失其禮，不相倡和」。朱熹說：「此淫女之辭。言薤兮薤兮，則風將吹女矣。叔兮伯兮，則盡倡予，而予將和女矣」。他將原詩重複了一篇，什麼也沒有解釋出來。姚際恒說：「小序謂『刺忽』，無據。集傳謂『淫詩』，尤可恨。何玄子曰：『女雖善淫，不應呼『叔兮』，又呼『伯兮』，殆非人理』，言之汚人齒頰矣！蘇氏曰：『木槁則其聲懼風，風至而隕矣』，譬如人君不能自立于國，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。故懼而相告曰：『叔兮伯兮，子苟倡之，予將和之』，蓋有異志矣」。此說可存。愚按：「賢者憂國亂被伐而望于他國，亦可」。由此看來，姚際恒於詩義也不瞭解，只有把人家的解說抄襲一二；然亦不能斷其是否。傅斯年先生說：「此詩意義，只是說你唱我和，當是一種極尋常的歌舞詞，如南周之采芣」，頗有見地。

以上的十九篇詩，可分四組：第一組是宋平陳與宋前，吉甫在衛國時的出身與地位的詩，就是簡兮，猗嗟，羔裘，清人，干旄與羔裘六篇。第二組是衛武公出符的詩，就是駟騶，大叔于田，叔于田，盧令，淇奥，鶴鳴，兕觥與采芣八篇。第三組是出征陳宋的祭祀詩，就是采芣與采蘋兩篇。第四組是在衛國時的戀愛詩，就是桑中，十畝之間與薤兮三篇。

第三篇 平陳與宋勝利後的詩篇

一、定之方中

定之方中，作于楚宮。揆之以日，作于楚室。樹之榛栗，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。

(78)

升彼虛矣，以望楚矣。望楚與堂，景山與京。降觀于桑。卜云其吉，終然允臧。

靈雨既零，命彼信言。人。星言夙駕，說于桑田。匪直也人，秉心塞淵，騷來牝言三千。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一章：定、毛傳：「營室也」。漢書天文志：「營室、東壁、井州」。周朝的時候，各國都有一個星宿在保衛着，衛國的星宿就是營室，所以王先謙引晉志注說：「營室、東壁、衛井州」。井州，據地名大辭典說：「古十二州之一。虞舜分冀東恒山之地為井州」就是後來西周的衛地。營室衛衛，也只有衛國出征的時候才祭祀它。營室一名定星，此詩「定之方中」，當為衛人所寫。定之方中，定星於夏曆十月望至十一月初昏而中（王引之說），則此詩寫於十月至十一月初。子、為。楚宮，因在楚丘而得名。楚丘，今山東曹縣東南楚丘亭。春秋地理考實引一統志說：「楚丘地在曹縣東南五十里。春秋時我州，己氏之邑」。揆、度。揆之以日，就是計算着日子。樹、栽。椅、桐、梓、漆、都是木名，可作琴瑟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當定星正中的時候，正在建築楚宮。計算着日子，趕快把它建築起來。栽些榛樹栗樹以及椅、桐、梓、漆、將來好伐作琴瑟。

二章：虛、大丘。楚、即楚宮。堂、即楚室。景山、據實字說記：「在楚丘城北三十八里」。京、即殷武篇「商（韓詩作京，見經義述聞）邑翼翼」的商邑。桑、桑田。卜、問龜曰卜。允、誠。臧、善。卜云其吉，終然允臧、是讚美楚宮，意思就是：問一問龜卦，認為蓋的誠然不錯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登到那個高丘上，來瞻一瞻這個楚宮。望到了楚宮楚廟，並望到了景山與商邑。之後，再到桑田裡來看看。算一算卦，卦裡也說蓋的非常之好。

三章：靈雨、好雨。零、落。信人、毛傳注為「主駕者」。星、即姓，古晴字（馬瑞辰說）。言、而。星言夙駕，就是天一晴一早就動身。說、稅。匪、彼。人、與四月篇「先祖匪人」的人同義，都是「仁」的假借。匪直也人，就是他正直而且仁人。秉、持。塞淵、深遠。秉心塞淵，就是存心實在深遠。騷，馬七尺以上曰騷。牝、疑為「牡」字形近之誤。詩經中凡言馬都是牡馬，沒有言牝馬的。騷牝三千，就是七尺高的馬有三千匹。這三千匹馬是戰利品，等我們解釋騷篇時，就可知道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一場好雨下過了，主駕者就接到命令：天一晴一早就移住到桑田裡。他真正地正直而且仁人，存心非常的深遠，獲得了七尺高的牡馬有三千匹。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這一篇的關係非常重要，它又給我們打開了許多詩篇的門：

第一、詩言「定之方中，作于楚宮」，楚宮、因楚丘而得名，楚丘在今山東省的曹縣東南五十里，與宋國所都的商邱只有七十里遠，使我們知道詩與平陳與宋的事件有關。定星一名營室，營室為衛國星宿，在定星方中時候建廟，一定是衛人才這樣做。楚丘在春秋時為己氏邑，而己氏為昆吾的姓。國語說：「昆吾為夏伯」，長發篇說：「韋顧既伐，昆吾夏桀」。

」。長發篇是歌頌周武王功業的，是昆吾在周武王時已為周地。又據方輿紀要引曹縣志注楚丘城說：「春秋時楚邱有二，此為曹伯境內之楚邱，非衛地之楚邱也」。實際上，除此楚邱外，並沒有第二個楚邱。春秋隱公七年說：「我伐凡伯于楚丘，以歸」，杜注：「楚丘，衛地，在濟陰成武縣西南」，成武縣即今山東省城武縣。城武縣在曹縣東北，楚邱在曹縣東南五十里，不正是城武縣的西南麼？所以楚邱既是曹國的楚邱，也是衛國的楚丘，並沒有第二個楚丘。後人認為兩個的，實誤。然楚邱既屬於曹，怎又會屬於衛呢？上引春秋隱公七年說：「我伐凡伯于楚丘，以歸」，杜注：「凡伯、周卿士。凡、國；伯、爵也。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」。是凡伯原封於凡，後封於楚丘，故於隱公七年為我所伐。然什麼時候凡伯封於楚丘呢？楚丘在周時屬曹國，在春秋就屬了衛國，詩經中的平宋是衛釐侯的時候，可能就是這個時候楚丘屬了衛國。再者，竹書紀年於宣王三年載說：「曹公子蘇殺其君幽伯疆」，史記曹叔世家也說：「幽伯九年，弟蘇殺幽伯代立，是為戴伯。戴伯元年，周宣王已立三歲」。宋強曹弱，時時欺凌曹國，最後終為宋所滅。此次平宋是否與宋國欺負曹國有關，不得而知。曹國為武王弟之後，與衛為同宗，理有援曹之誼。但史無明文，找不到證據。謹將這個假設擺在這裡，以待將來的證明；若果有關，則平宋就在宣王三年，與四年封韓，五年平豷豷，六年征淮夷，七年至九年征魯，前後的事件就連接了。

第二、詩言「定之方中，作為楚宮。揆之以日，作于楚室」，計算着日子來建築楚宮，可知是急迫地在完成。當是平陳與宋後，為祭告祖宗，故而急迫完成，於此，使我們瞭解維天之命、武、有駟等篇的意義與關係。

第三、定星一名天廟，又名清廟，使我們知道清廟篇的意義與連屬。

第四、詩言「騋牝三千」，使我們瞭解駟篇的意義與連屬。

【各家解說的批判】

毛序說：「定之方中，美衛文公也。衛為狄所滅，東涉渡河，野處漕邑。齊桓公攘夷而封之。文公徙居楚丘，始建城市而營宮室。得其時制，百姓說之，國家殷富焉」。毛傳注解說：「春秋：閔公二年，冬，狄入衛，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焚澤而敗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，立戴公以廬于漕。戴公立五年而卒。魯僖公二年，齊桓城楚丘而封衛，於是文公立國焉」。照毛傳的敘述，狄入衛與戴公廬漕，好像是一回事；而事實上，閔公二年是周平王五十年（西曆前七二一），魯僖公二年是周惠王十九年（西曆前六五七年），相隔六十二年，怎麼能扯在一起呢？即令連在一起，又與詩義何干？只是因為這首詩誤擺在衛風，就在衛國找一段故事來附會。既不管時間的合與不合，也不管地點的對與不對，就拉扯在一起。然而這種解說影響了幾千年，說來也真是怪事！

二、清廟

(80)

於魯、穆清廟，肅離顯相。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。對越在天，駿奔走在廟。不同丕，下同。顯不承，無射晉於人斯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〕

於、歎辭。穆、美。清廟、即定之方中篇的定星。國語周語：「日月底于天廟」，韋注：「天廟一名清廟」。史記天官書也說：「營室爲清廟」。天廟、營室、清廟、都是定星的異名。這一篇是楚宮築成後祭祀時的祝禱文，故詩一開始即寫定星。於穆清廟，就是光明燦爛的定星。肅離、在詩經裡用此成語的還有三篇：就有何彼穠矣、有瞽、離。何彼穠矣篇說「曷不肅離，王姬之車」，用肅離來形容車。有瞽篇說「嗶嗶厥聲，肅離和鳴，先祖是聽」，用肅離來形容音樂。離篇說「有來離離，至此肅肅」這是用離離、肅肅來形容客人的來到。而此篇的肅離是形容定星。這四篇裡，除有瞽篇無注外，毛傳都將肅注「敬」，離注爲「和」。如以和敬來說，除離篇可以勉強講通外，其他各篇都不好講。和敬、意爲莊嚴肅穆，如以莊嚴二字來解肅離，則各篇詩義都可通順。「曷不肅離，王姬之車」，就是怎麼能不莊嚴呢？這是王家姬姓的車呀！「嗶嗶厥聲，肅離和鳴，先祖是聽」，就是他的宏亮的聲音，莊嚴地在應和着，是爲先祖聽呀。「有來離離，至此肅肅」，就是有的莊嚴地來到，有的是急急地到達。這首詩的「肅離顯相」，就是莊嚴地顯現着，指定星而言。濟濟、衆多。士、武士。文、先人。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，就是濟濟一堂的武士，承着先人之德。對越、對揚（王引之說）。對越在天，就是爲發揚在天之德。此詩是祭文王，文王既在天上，故言對越在天。駿、急貌（馬瑞辰說）。駿奔走在廟，就是急忙地在廟裡奔走。祭祀時要急要忙，始顯出敬意。二不字皆讀爲丕；丕、本。顯、謂文王之德昭顯，謂承受文王的保佑。丕顯丕承，就是多多地賜德，多多地保佑。射、厭。人斯、斯人，即此人，指主祭的人。無射於人斯，就是祈求文王對祭祀者不要厭倦。整首詩的意思就是：燦爛的定星，莊嚴地在天上顯現着。濟濟一堂的武士，都承受着先人的恩德。爲的是宣揚在天上的德惠，所以急急忙忙在廟裡奔走。多多地賜德，多多地保佑，不要厭倦我呀！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在「六義的發現」裡，我曾說周各篇頌都是祈禱文，就是出征前後，收穫前後，以及其他祭祀時的祈禱。祈禱文都是一章，也都沒有韻，所以周頌各篇無韻，也是一章。定之方中篇是講定星正中的時候建築楚宮，而建築楚宮爲的是祭祀。定星又名營室，營室又名清廟，於是楚宮築成的時候，祭祀定星而以清廟（定星）爲名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清廟、祀文王也。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焉」。祀文王已是不對，他說周公祀文王更是猜想。姚際恒就批駁說：「小序謂『祀文王』，是。大序謂『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焉』，謬也。按洛語曰：『則禮于文王、武王』，又曰：『文王辟牛一，武王辟牛一』，是洛邑既成，兼祀文、武，此詩專祀文王，豈可通乎？至謂『

朝諸侯，舉以祀文王」，此本明堂位之邪說，謂周公踐天子位，朝諸侯也，尤為誣妄。集傳篇從序，何耶？因為這首詩排在周頌，故毛序以「周公成洛邑」以實之，實際上是有其根據的。現在知道清廟就是定星，楚宮是在清廟星出現的時候而建造的，則與定之方中篇就有必然的連繫。定之方中篇是講樂廟，而樂廟是為祭祀；清廟就是祭祀的詩篇。此中關係，不言而喻。因篇前人誤將定之方中排在邶風，清廟排在周頌，南轅北轍，好像沒有關係；現在我們將十五國風與大小雅三頌分類的束縛打破了，這兩篇詩的關係也就發現了。

三、維天之命

維天之命，於乎不顯！文王之德之純。假以溢我，我其收之。駿惠我文王，曾孫篤之。

〔辭源解與篇章釋義〕

維、發語詞。詩經中凡言天命，都與國運或開國有關。如文王篇說：「假哉天命，有商孫子」；又說「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」。殷武篇說：「天命多辟」；又說「天命降監」。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就是先人開國的功勳，到現在還在繼續。於乎、驚歎詞。不顯，顯不顯，太顯。純、明（馬瑞辰說）。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，就是真正地顯出了文王之德的光明。假、大。溢、安（亦馬瑞辰說）。假以溢我，我其收之，就是大大地安慰了我，我要接受過來。駿、惠、二字平列，都是順的意思（亦馬瑞辰說）。駿惠我文王，就是順着我的文王。言文王開了天下，順着文王的意思，也來開天下。曾孫、詩經裡用曾孫的，除此篇外，還有甫田（小雅）、大田、行葦與信南山四篇。這四篇詩都是講祭祀的，所以在祭祀時，始稱曾孫。晉語裡說衛莊公在作戲時祈禱說：「曾孫輔我，以維禮儀之故，敢昭告于皇祖文王、烈祖康叔、文祖襄公，昭考靈公，夷猶無窮無骨，無面傷，無散用，無顯耀，死不致禍」。（哀公二年左傳也有類似的記載）。曾孫為祭祖時主祭者自稱。然詩經裡的「曾孫」是誰的自稱呢？我們從信南山一詩，可以尋出一根線索。信南山篇說：「信彼南山，維禹甸之。昀昀原隰，曾孫田之。我疆我理，南東其畝」。是曾孫的田在南山之東南邊。但南山指的是什麼山呢？就是現在的太行山。現在河南的修武縣，在周時稱南陽，南陽就是南山之陽的意思，所以殷其雷篇說「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陽」。殷其雷篇是吉甫東征時，妻子仲氏思念他而作。仲氏是孫子仲的女兒，孫子仲就是衛武公的次子惠孫。唐書卷七十三下宰相世表說：「孫氏出自姬姓。衛康叔八世孫武公，生公子惠孫……世居汲郡」。方輿紀要卷四十九於「修武縣」下注說：「商為寧邑，周曰修武」，又於「寧城」下注說：「周武王伐紂，勒兵于寧，因曰修武」。於「南陽城」下又引水經注說：「修武故寧，亦曰南陽」。又引馬季長說：「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，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」。是朝歌以南至現在濟源縣的軹城通稱南陽，小地名則專指修武。如此講來，惠孫的封地就在修武一帶。修武正在太行山北轉的角上，故信南山篇講「南東其畝」。曾孫住在南山之陽，吉甫的妻子仲氏也住在南山之陽。則仲氏為孫子仲，亦即惠孫之女，可

(82)

以得到確切的證明。此詩的會孫是惠孫，當無疑問。篤、篤守。會孫篤之，就是會孫篤守之。之，指文王之德。整篇的善思就是：上天給我們的國運，無窮地在發着光輝。文王的恩德，真正地顯出了光明。大大地安慰了我，我將要接受過來。馴順着我的文王，會孫我將永遠地篤守着。

「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」

詩言「駿惠我文王，曾孫篤之」，是勝利後祭祀文王的祈禱文。上邊講會孫就是孫子仲在祭祀時的自稱，那末，孫子仲在平陳與宋，也就是他在平陳與宋勝利後的祈禱文。他是文王的後代，現在勝利了，當要祭告文王。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維天之命，大平告文王也」。意思是對了，他但沒有說出為什麼告文王？也沒有說出誰在告文王。至於毛傳所解釋的，就毫無根據了。他說：「告大平者，居攝五年之末也。文王受命，不卒而崩，今天下大平，故承其意而告之，明六年制禮作樂」。從這首詩，那一點顯出「文王受命，不卒而崩」，以及「五年之末」，「六年制禮作樂」呢？朱熹說：「此亦祭文王之詩，言大道無窮，而文王之德，純一不雜，與天無間，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」。望文生義，沒有說出一點根由。

四、武

於晉鳥皇武王，無競維烈。允文文王，克開厥後。嗣武受之，勝殷遏劉，普嘗指定爾功。

「辭句解釋與篇章譯義」

於皇、大哉。無競、無比。烈、爾雅釋詁：「謂功業也」。無競維烈，就是無比的功業。允、誠。文、美。允文文王，克開厥後，就是誠然是美善的文王，給他的後人開創了天下。嗣、子孫。嗣武受之，就是子孫的武力接受了這個天下。遏、絕（馬瑞辰說）。曷劉、唐宰相世系表說：「劉氏出自祁姓，帝堯陶唐氏子孫。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，因為名。能擾龍事，夏為御龍氏，在商為豕韋氏，在周封為杜伯，亦稱唐杜氏，至宣王滅其國」。詩言「勝殷遏劉」，就是勝了殷人，滅了劉氏，與宣王滅其國正合。杜伯在商時為豕韋，而豕韋在今河南省滑縣東南（見王國維說商），正在擊鼓篇「土國城漕」的漕地。由此，我們可知衛國所以築漕城的緣故了，就是滅了豕韋而築城。韋與商邱，相距不過二百里。詩言「平陳與宋」，想豕韋在宣王時仍屬於宋，因其作亂，故概言平宋。普、底之假借，底、致（馬瑞辰說）。爾、詩經中凡言爾，都作「您的」講，沒有是虛辭的，此處指武王。普定爾功，就是安定您的功業。整篇的意思就是：大哉武王，沒有再比他的功業偉大的。是文王給他的後代開創了這個天下。後代的武功接受了這份功業。既戰勝了殷人，又滅絕了劉累，安

(84)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釋義〕

一章：駟駟、毛傳：「良馬，腹幹肥張也」，即肥大的意思。垌、今之山東鉅野縣（詩地理徵說）。薄言、迫而，與芣苢篇「薄言采之」，采綠篇「薄言觀者」的薄言同義。騶、騶馬白跨者；皇、黃馬雜白者。以、駕。彭彭、即清人篇「四介旁旁」的旁旁。思、語詞。疆、界。思無疆，思馬斯威、就是跑的不知多遠呀，這些馬真正的好呀！讚美馬快的意思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肥大的牡馬，在垌澤的郊野。走到跟前看看，有騶馬，有皇馬，有驪馬，有黃馬，駕起車來彭彭作響。跑的不知多末遠呀，真正是些好馬呀！

二章：騶、蒼白雜毛的馬。騶、赤黃的馬。騶、青色驪文的馬。伍伍、有力貌。無期、無盡。才、能幹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肥大的牡馬，在垌澤的郊外。走到跟前看看，有騶馬，有騶馬，有騶馬，有騶馬，駕起車來很有氣力。跑得不休不止呀，真正是些能幹的馬呀！

三章：騶、馬之青驪驪者。集傳：「色有深淺，斑駁如魚鱗，今之連錢驪」。騶、白馬黑鬣。騶、赤馬黑鬣。騶、黑馬白鬣。騶、不停貌。駟、駟。作、奮起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肥大的牡馬，在垌地的郊外。走到跟前看看，有騶馬，有騶馬，有騶馬，有騶馬，駕起車來沒有停止。跑起來毫不怠倦，真正是些有勁的馬呀！

四章。騶、馬之淺黑色雜毛者。騶、馬之形白雜毛者。騶、長毛而白之馬。魚、馬之二目白者。（以上馬之解釋，均引自詩經釋義。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二十一釋馬篇有更詳細的解釋。）祛祛、強健貌。邪、徐之假借，訓緩。徂、往。四章的意思就是：肥大的牡馬，在郊野的外邊。走到跟前看看，有騶馬，有騶馬，有騶馬，有騶馬，駕起車來強壯的不得了。跑起來一點也不慢，真正是些勇往直前的馬呀！

〔詩義分析與詩篇的連屬〕

定之方中篇不是講「騶牝（牡）三千」麼？這首詩正是讚美這些馬的。這首詩裡充滿了興奮與歡喜，就因為看到的是勝利品。定之方中篇又說：「星言夙駕，說于桑田」，桑田就是這一篇的垌野。我們曾說「騶牝三千」的「牝」應為「牡」字，於此，更應該相信了。

〔各家解說的批判〕

毛序說：「騶、頌僖公也。僖公能遵伯禽之德，儉以足用，寬以愛民，務農重穀，牧于垌野，魯人尊之，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，而史克作是頌」。這樣解說，與詩義有什麼關係呢？只因這篇詩編在魯頌裡，就產生這樣的附會。姚際恒就批駁說：「小序謂『頌僖公』，黃東發力辨僖公非賢君。而季明德本之，以此詩為美伯禽牧馬之盛，然亦無所據也。若大序謂『季孫行父請命于周，而史克作頌』，更無稽」。總之，前人釋詩的路子走錯了，也就永遠不會得出正確的結

果。

六、有 駉

有駉有駉，駉彼乘黃。夙夜在公，在公明明。振振鷩，鷩于下。鼓咽咽，音淵，醉言舞，于胥樂，音洛兮！
有駉有駉，駉彼乘牡。夙夜在公，在公飲酒。振振鷩，鷩于飛。鼓咽咽，醉言歸，于胥樂兮！
有駉有走，駉乘彼駒。夙夜在公，在公載燕。自今以始，歲其有。君子有穀，貽孫子，于胥樂兮！

〔辭句解釋與篇章的連屬〕

一章：駉、馬肥壯貌。有駉有駉，即肥壯呀肥壯呀。乘黃、四匹黃馬。駉彼乘黃，就是那些肥壯的是四匹黃馬。夙夜在公、與小星篇的「夙夜在公」同義，而且所表現的是同一事件，都是講平陳與宋的。明明、勉勉（王引之說）。在公明明，就是勤勉地爲公。公指衛公。振振、衆多貌。鷩、鷩羽，舞者所持。鷩于下、即鷩羽在落下，形容舞姿。咽咽、與采芑篇「伐鼓淵淵」的淵淵同，都是鼓聲。于、發語詞。胥、皆。于胥樂兮，就是大家都在歡樂。首章的意思就是：肥壯呀！肥壯呀！那些肥壯的是四匹黃馬。從早到晚爲公，而且是勤勉地爲公。衆多的鷩羽，在上下舞動。淵淵的鼓聲在響，喝醉了就跳舞，歡樂呀！真是歡樂！

二章：醉言歸，就是喝醉了才回去。此歸，當指凱旋而歸。二章的意思就是：肥壯呀！肥壯呀！那些肥壯的是四匹牝馬。從早到晚爲公，爲公而飲酒。衆多的鷩羽在飛舞。淵淵的鼓聲在響，喝醉了就好凱旋而歸。歡樂呀！真是歡樂！

三章：駉、青白色的馬。載、則。燕、歡。在公載燕，就是爲公而歡。有、友古通，與葛藟篇「亦莫我有」之有同義。自今以始，歲其有，就是從現在開始，以後的年月就和平了。穀、善，與東門之粉篇「穀且于差」的穀同義。君子有穀，貽孫子，就是君子有了德行，貽給他的子孫，指和平而言。三章的意思就是：肥壯呀肥壯呀，那些肥壯的是四匹駉馬。從早到晚爲公，爲公而在歡。從現在開始，以後的年月就和平了。君子有了善行，貽給他的子孫，歡樂呀！真是歡樂！

〔詩義分析與篇章的連屬〕

前人都把「歲其有」的「有」解爲豐年，那末，怎麼與「醉言歸」啣接呢？王質還引證史事來證實這豐年說：「自今以始，言昔年多無年也。春秋自莊、閔、至僖十餘年間，莊二十五年大水，二十七年無麥禾，二十九年有蜚，僖二年三年多春夏不雨，此詩當此年以後也」。所引史事與詩義毫無關係。這首詩充分表現了興奮與歡樂，而興奮歡樂的，由於「醉言歸」。我們曾說：詩經裡的同一詩句，所表現的往往是同一事件，采芑、小星與此詩都有「夙夜在公」的語句，而所表現的都是平陳與宋這回事，於此又可得到證明。

(86)

「各家解說的批判」

毛序說：「有駟、頌偉公君臣之有道也」。朱熹說：「此燕飲而頌禱之辭」。姚際恆批評毛序爲「未有據」，「不切合」，批評朱熹爲「無以定其爲何公何事」。現在我們知道「公」指衛釐侯，事指平陳與宋，詩義就整個顯明了。